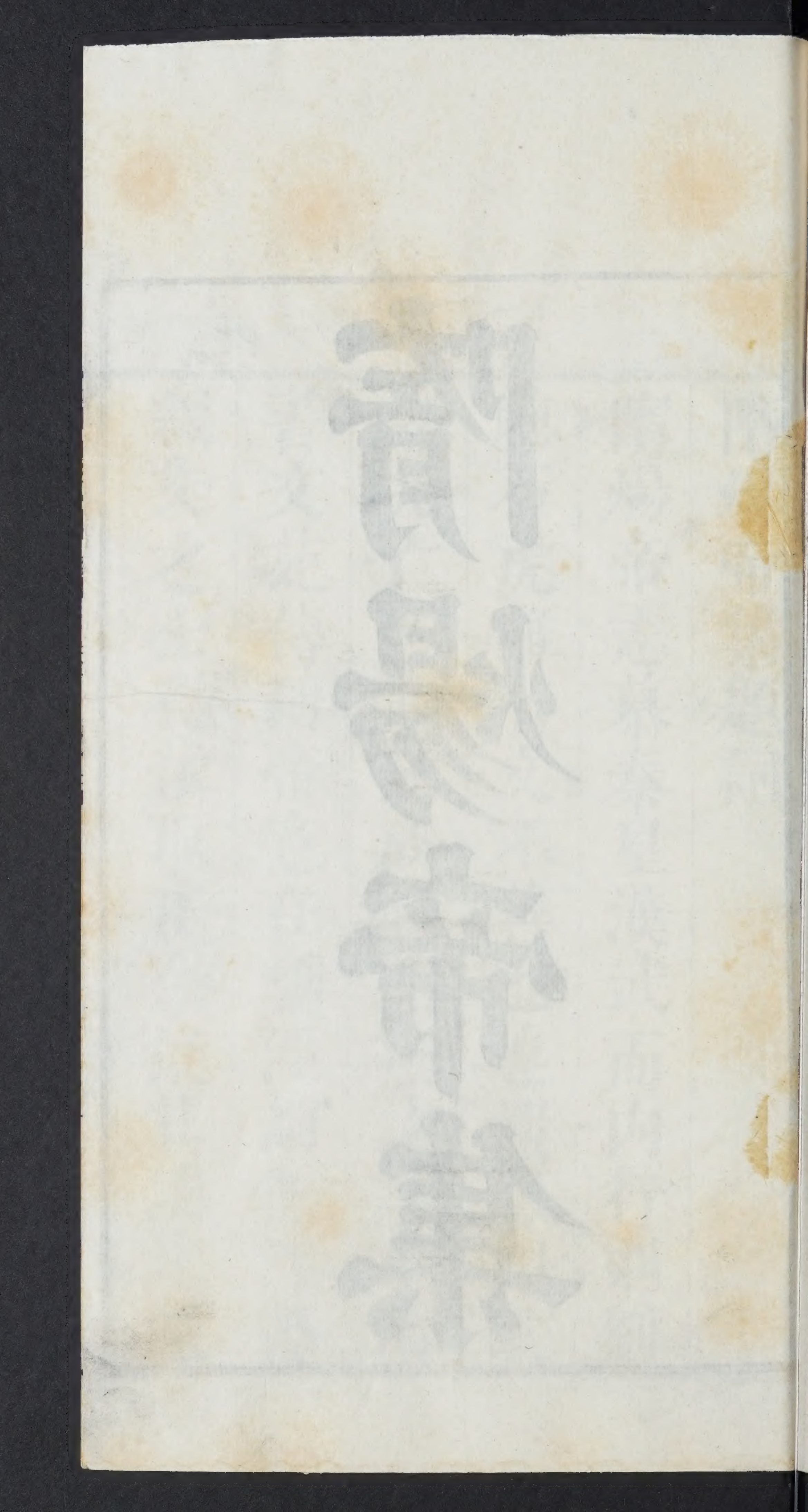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隋
第九十七冊
隋
隋煬帝





隋煬帝集

隋煬帝集題詞

隋煬帝志慕秦皇漢武而内行則劉聰石虎雖有文不善也迷樓鳳艒歌聲兆亡其亦漢成時燕燕諸謠乎隋書文苑傳稱帝意在驕淫詞無浮蕩綴文之士得依取正余疑其詼比觀

全集多莊言簡戲謔似史評非誣也
帝在藩時謀奪儲位朽絃老婢矯飾
悅親文辭矜束尚其餘智及寀厥旣
來江都往幸飛帛戲題持櫼成咏則
樠木心蕩沙邱命盡之日矣帝朝京
師還作歸藩賦命柳䛒序之今集無

有知傳者多缺他文自詔書外雅深
仿佛毘曇學聖黎耶悟眞自謂顏淵
値宣尼尹喜逢老氏也身受法戒而
烝弑無慚開士之談豈足信哉陳隋
文哀帝王有作輿衆同波抑煬帝云
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

撰書彈曲多即能造曲以論文學殆

庶乎而

婁東張溥題

隋煬帝集目錄

詔

勑

璽書

檄

令

與天台山衆令

重令

書

遺史祥書

遺延智顗書

治禪衆寺答智顗書

法諱奉智者書

叅智者書

文

誄

詩

隋煬帝目錄終

隋煬帝集卷全

明太倉張溥閱

詔

營東京詔

乾道變化，陰陽所以消息，沿創不同，生靈所以順叙，若使天意不變，施化何以成四時，人事不易，爲政何以釐萬姓，易不云乎，通其變，使民不倦，變則通，通則久，有德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朕

又聞之、安安而能遷、民用丕變、是故姬邑兩周。
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湯后之業。若不因人
順天、功業見乎變、愛人治國者、可不謂歟、然洛
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
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
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洛陽、自古皇王、何嘗不
留意、所不都者、蓋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
困其府庫、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
便欲創茲懷雒、日復一日、越暨于今、念茲在茲、

興言感哽、朕肅膺寶曆、纂臨萬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漢王諒悖逆、毒被山東、遂使州縣或淪、非所此由、關河懸遠、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居。復在河南周遷殷人。意在於此。況復南服遐遠。東夏殷人因機順動。今也其時。羣司百辟僉諧厥議、但成周墟塉、弗堪葺宇、今可於伊洛營建東京、便即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也、夫宮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棟下宇、足避風露、高臺廣厦、豈曰適形、故傳云儉德之共、侈惡之大、宣尼有

云與其不遜也寧儉豈謂瑤臺瓊室方爲宮殿者乎土堦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國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孰與不足今所營構務從節儉無令雕墻峻宇復起於當今欲使卑宮菲食將貽於後世有司明爲條格稱朕意焉

立七廟詔

聿追孝饗德莫至焉崇建寢廟禮之大者然則質文異代損益殊時學滅坑焚經典散逸憲章

湮墜、廟堂制度、師說不同、所以世數多少、莫能是正、連室異宮、亦無準定、朕獲奉祖宗、欽承景業、永惟嚴配思隆大典、於是詢謀在位、博訪儒術、咸以為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區夏、拯羣飛於四海、革凋敝於百王、恤獄緩刑、生靈皆遂其性、輕徭薄賦、比屋各安其業、恢夷宇宙、混一車書、東漸西被、無思不服、南征北怨、俱荷來蘇、駕黿乘風、歷代所弗至、辮髮左衽、聲教所罕及、莫不厥角闕塞、頓顙闕庭、譯靡絕時、書無虛

月韜戈偃武天下晏如嘉瑞休徵表裏禔福猶歟偉歟無得而名者也朕又聞之德厚者流光治辨者禮縟是以周之文武漢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謚號斯重豈非緣情稱術即崇顯之義乎高祖文皇帝宜別建廟宗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懷有司以時創造務合典制又名位既殊禮亦異等天子七廟事著前經諸侯二昭義有差降故其以多爲貴王者之禮今可依用貽厥後昆

脩高廟樂詔

古先哲王、經國成務、莫不因人心而制禮、則天明而作樂、昔漢氏諸廟別所、樂亦不同、至於光武之後、始立共堂之制、魏文承運、初營廟寢、太祖一室、獨爲別宮、自玆之後、兵車交爭、制作規模、日不暇給、伏惟高祖文皇帝功侔造物、道濟生靈、享薦宜殊、樂舞須別、今若月祭時饗、既與諸祖共庭、至於舞功、獨於一室、交違禮意、未合人情、其詳議以聞、

爲先代立後詔

昔周王下車、首封唐虞之胤、漢帝承曆亦命殷周之後、皆所以褒立先代憲章在昔、朕嗣膺景業傍求雅訓、有一弘益、欽若令典、以爲周兼夏殷、文質大備、漢有天下、車書混一、魏晉沿襲、風流未遠、並宜立後、以存繼絕之義、有司可求其冑緒列聞

爲孔子立後詔

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資、憲章文武

之道命世膺期蘊玆素王而顔山之歎忽踰於千祀盛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為前代帝王守陵墓詔

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邱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已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戸蠲其雜役以供守視

爲昔賢立祠詔

旌表先君、式存饗祀、所以優禮賢能、顯彰遺愛、
朕永鑒前脩、尚想名德、何嘗不興歎九原、屬懷
千載、其自古已來、賢人君子、有能樹聲立德、佐
世匡時、博利殊功、有益於人者、竝宜營立祠宇、
以時致祭、墳壟之處、不得侵踐、有司量爲條式、
稱朕意焉

功臣襲封詔

大帝圖草創、王業艱難、咸仗股肱、叶同心德、用

[illegible]拯厥頹運，克膺大寶，然後疇庸茂實，開國承[illegible]誓以山河，傳之不朽。近代喪亂，四海未一，茅土妄假，名實相乖，歷茲永久，莫能懲革。皇運之初，百度伊始，猶循舊貫，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軌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訓。自今已後，唯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

勳官不得回授職事詔

軍國異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難，則霸德攸興，化人成俗，則王道斯貴。時方撥亂，屠販可以登朝，

世屬隆平。經術然後升仕、豐都爰肇。儒服無預于周行、建武之朝。功臣不參於吏職。自三方未一、四海交爭、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設官分職、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勳叙、莫非拔足行陣、出自勇夫、斆學之道、既所不習、政事之方、故亦無取、是非暗於在已、威福專於下吏、貪冒貨賄、不知紀極、蠹政害民、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竝不得回授文武職事、庶遵彼更張、取類於調瑟、求諸名製、不傷於美錦、若吏部輒擬用

者御史卽宜糾彈、

舉賢詔

天下之重。非獨治所安。帝王之功。豈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經邦、何嘗不選賢與能、收採幽滯、周稱多士、漢號得人、常想前風、載懷欽佇、朕負扆夙興、冕旒待旦、引領巖谷、寘以周行、冀與羣才共康庶績、而彙茅寂寞、投竿罕至、豈讓美韜光、未值良工、將介石在懷、確乎難拔、永鑒前哲、憮然興歎、凡厥在位、譬諸股肱、若濟巨

川、義同舟檝、豈得保茲寵祿、晦爾所知、優游卒歲、甚非謂也、祈大夫之舉善。良史以爲至公。臧文仲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求諸往古。非無褒貶。宜思進善。用匡虛薄。夫孝弟有聞、人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要、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以激貪厲俗、有禆風化、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並爲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以禦侮、膂力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採錄、衆善畢舉、

與時無棄以此求治庶幾非遠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擢其見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舉送之限

勵經術詔

君民建國教學爲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而言絕義乖多歷年代進德脩業其道寢微漢採坑焚之餘不絕如線晉承板蕩之運掃地將盡自時厥後軍國多虞雖復黌宇時建示同愛禮函

丈或陳、殆爲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製錦操刀、類多牆面、上陵下替、綱維靡立、雅缺道消、實由於此、朕纂承洪緒、思弘大訓、將欲尊師重道、用闡厥繇、講信脩睦、敦奬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卽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經術、未願進仕者、可依其藝業深淺、門蔭高卑、雖未升

朝、故量準給祿、庶夫恂恂善誘、不日成器、濟濟盈朝、何遠之有、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制、敎習生徒、具爲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

巡省風俗詔

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愛民乎、旣富而敎、家給人足、故能風淳俗厚、遠至邇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朕嗣膺寶歷、撫育黎獻、夙夜戰兢、若臨川谷、雖則聿遵先緒、弗敢失墜、永言政術、多有缺然、況以四海之遠、兆民之衆、未獲親臨、問

其疾苦，每慮幽仄莫舉，寃屈不申，一物失所，乃傷和氣，萬方有罪，責在朕躬，所以寤寐增歎，而夕惕載懷者也，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寬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揚風化，薦拔幽滯，申達幽枉，孝悌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濟，義夫節婦，旌表門閭，高年之老，加其版授，並依別條，賜以粟帛，篤疾之徒，給侍丁者，雖有侍養之名，曾無賙贍之實，明加檢校，使得存養，若有名行顯著，操履修潔，及學業才能，一

藝可取咸宜訪採將身入朝所在州縣以禮發遣其有蠹政害人不便於時者使還之日具錄

奏聞

尚齒詔

優德尚齒載之典訓尊事乞言義彰膠序鬻熊爲師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龐眉黃髮更令收敘務簡秩優無虧藥膳庶等臥治佇其弘益令歲耆老赴集者可於近郡處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滯不

堪居職卽給賜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已上者量給廩以終厥身

緝民詔

設險守國著自前經重門禦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甯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戰爭居人散逸田疇無伍郛郭不脩遂使遊惰實繁寇攘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內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隨近給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濟穿窬無所厝其姦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爲事條務令得所

敎義詔

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興之以敎義、高麗高元虧失藩禮、將欲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雖懷伐國、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山西山東年九十巳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

安集詔

古者帝王觀風問俗、皆所以憂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內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須加存邮、

令欲安集河北、巡省趙魏、所司依式、

恤行役詔

朕觀風燕裔、問罪遼濱、文武叶力、爪牙思奮、莫不執銳勤王、捨家從役、罕蓄倉廩之資、兼損播殖之務、朕所以夕惕愀然、慮其匱乏、雖復素飽之眾。情在忘私。悅使之人。宜從其厚。諸行從一品以下、佽飛募人以上、家口郡縣、宜數存問、若有糧食乏少、皆宜賑給、或雖有田疇貧弱、不能自耕種、可於多丁富室、勸課相助、使夫居者有

歛積之豐、行役無顧後之慮、

達幽枉詔

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政刑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達、彝倫有章、而牧宰任稱、朝委、苟爲徼幸、以求考課、虛立殿最、不存治實、綱紀於是弗理、冤屈所以莫申、關河重阻、無由自達、朕故建立東京、躬親存問、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眷求讜言、徒繁詞翰、而鄉校之內、闕爾無聞、恒然夕惕、用忘興寢、其民下有知州

縣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於民者、宜聽詣朝堂封奏、庶乎四聰以達、天下無寃、

寬連坐詔

罪不及嗣、既弘至孝之道、恩由義斷、以勸事君之節、故羊鮒從戮。彌見叔向之誠。季布立勳。無預丁公之禍。用能樹聲往代、貽範將來、朕虛已爲政、思遵舊典、推心待物、每從寬政、六位成象美厥含弘、一眚掩德、甚非謂也、諸犯罪被戮之

門春巳下親、仍令合仕聽預宿衛近侍之官、

改博陵爲高陽郡詔

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豳風。義高姚邑。朕巡撫氓庶、爰届兹邦、瞻望郊廛、緬懷敬止、思所以宣播德澤覃被下人、崇紀顯號、式光令緒、可改博陵爲高陽郡、授境內死罪巳下、給復一年、

埋祭死亡軍士詔

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由狥義、莫匪勤誠、委命

草澤、棄骸原野、興言念之、每懷愍惻、往年出車問罪、將屆遼濱、廟算勝略、具有進止、而諒惛凶罔識成敗、高熲愎很、本無智謀、臨三軍猶兒戲視人命如草芥、不遵成規、坐貽撓退、遂令死亡者衆、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設祭於遼西郡、立道場一所、恩加泉壤、庶彌窮魂之寃、澤及枯骨、用弘仁者之惠、

親征高麗詔

天地大德、降繁霜於秋令、聖哲至仁、著甲兵於

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肅殺、義在無私、帝王之用干戈、蓋非獲已、版泉丹浦、莫匪龔行、取亂覆昏、咸由順動、況乎甘野誓師、夏開成大禹之業、商郊問罪、周發成文王之志、永監前載、屬當朕躬、粤我有隋、誕膺靈命、兼三才而建極、一六合而爲家、提封所漸、細柳盤桃之外、聲教爰暨、紫舌黃枝之域、遠至邇安、罔不和會、功成治定、於是乎在、而高麗小醜、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間、薦食遼獩之境、雖復漢魏誅戮、巢窟暫傾、亂離多

阻種落還集萃川藪於往代播實繁以迄今睠彼華壤翦爲夷類歷年永久惡稔既盈天道禍淫亡徵已兆亂常敗德非可勝圖掩慝懷姦惟日不足移告之嚴未嘗面受朝覲之禮莫肯躬親誘納亡叛不知紀極充斥邊陲亟勞烽候關柝以之不靜生人爲之廢業在昔薄伐已漏天網既緩前禽之戮未即後服之誅曾不懷恩飜爲長惡乃兼契丹之黨虔劉海戍習靺鞨之服侵軼遼西又青邸之表咸脩職貢碧海之濱同

臯正朔遂復奪攘琛賮遏絕往來虐及弗辜誠而遇禍輶軒奉使爰曁海東雄節所次途經藩境而擁塞道路拒絕王人無事君之心豈爲臣之禮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賦歛煩重强臣豪族咸執國鈞朋黨比周以之成俗賄貨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歲灾凶比屋饑饉兵戈不息徭役無期力竭轉輸身塡溝壑百姓愁苦爰誰適從境內哀惶不勝其弊迴首面內各懷性命之圖黃髮稚齒咸興酷毒之歎省俗觀

風、爰屆幽朔、弔人問罪、無俟再駕、於是親總六師、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協從天意、殄茲逋穢、克嗣先謨、今宜授律啓行、分麾屆路、掩渤澥而雷震、歷夫餘以電掃、比戈按甲、誓旅而後行、三令五申、必勝而後戰、左第一軍、可鏤方道、第二軍可長岑道、第三軍可海冥道、第四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建安道、第六軍可南蘇道、第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玄菟道、第九軍可扶餘道、第十軍可朝鮮道、第十一軍可沃沮道、第十二軍

可樂浪道右第一軍可黏蟬道第二軍可含資道第三軍可渾彌道第四軍可臨屯道第五軍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軍可踏頓道第八軍可肅愼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可東暆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凡此衆軍先奉廟略絡繹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戰百勝之雄顧盼則山岳傾頹叱吒則風雲騰鬱心德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馭元戎爲其節度涉遼而東循海之右解倒

懸於遐裔、問疾苦於遺黎、其外輕齎遊闕、隨機赴響、卷甲銜枚、出其不意、又滄海道軍、舟艫千里、高颿電逝、巨艦雲飛、横斷浿江、逕造平壤、島嶼之望斯絕。坎井之路已窮。其餘被髮左衽之人、控弦待發、微盧彭濮之旅、不謀同辭、杖順臨逆、人百其勇、以此衆戰、勢等摧枯、然則王者之師、義存止殺、聖人之教、必也勝殘、天罰有罪、本在元惡、人之多辟、脅從罔治、若高元泥首轅門、自歸司寇、即宜解縛焚櫬、弘之以恩、其餘臣人

歸朝奉順咸加慰撫、各安生業、隨才任用、無隔夷夏、營壘所次、務在整肅、芻蕘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禍福、若其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國有常刑、俾無遺類、明加曉示、稱朕意焉、

再伐高麗詔

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諸侯。令行天下。盧芳小盜。漢祖尚且親征。隗囂餘燼。光武猶自登隴。豈不欲除暴止戈。勞而後逸者哉。朕纂成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

孰非我臣、獨隔聲教、蕞爾高麗、僻居荒表、鴟張狼噬、侮慢不恭、抄竊我邊陲、侵軼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軍、問罪遼碣、殪長蛇於玄菟、戮封豕於襄平、扶餘衆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踰浿水、滄海舟檝、衝賊腹心、焚其城郭、汙其宮室、高元伏鑕泥首、送款軍門、尋請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長惡不悛、宴安鴆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百道俱進、朕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丸都、觀兵遼水、順

天誅於海外、救窮民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止除元惡、餘無所問、若有識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機、翻然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惡相濟、抗拒王師、若火燎原、刑茲無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聞知、

勞楊素手詔

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

王、謬膺儲兩、復以庸虛纂承洪業、天下者先皇
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墜、況復神器
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包藏禍心、自幼而長、羊
質獸心、假託名譽、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
之命、成莫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內
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用謀戮、小加大、少陵
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爲惡不同、同歸於亂、朕
寡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而待寇、戢干
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仰惟先

旨、每以子民爲念、朕豈得枕伏苫廬、顛而不拯
也、大義滅親、春秋高義、周旦乃誅二叔、漢啓乃
戮七藩、義在玆乎、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戎律、問
罪太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近出
家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
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
一人、塗炭者乃衆庶、非惟寅畏天威、亦乃孤負
付囑、薄德厚恥、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勳庸
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便、始匹馬歸朝、誠

識兼至、汴部鄭州、風卷秋籜、荊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勳、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無以加也、賊乃竊據蒲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衆、指期平殄、高壁據險、抗拒官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趣巢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欲猶舉斧、公以稜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蹔交、魚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

欽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
無路智力俱盡面縛軍門斬將搴旗伐叛柔服
元惡旣除東夏淸晏嘉庸茂績於是乎在昔武
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而克捷
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
上庠遂使劬勞於行陣言念於此無忘寢食公
乃建異世之元勳執一心之確志古人有言曰
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乃銘之
常鼎豈止書勳竹帛哉功績克諧嗄歎無已稍

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懷、迷塞不次、

爲楊素立碑詔

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遞代、方綿歲祀、式播雕篆、用圖勳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

手詔史祥

肯歲勞公問罪河朔賊兩日塞兩關之路據倉

阻河百姓脇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尅

定詩不云乎喪亂旣平旣安且寍非英才大畧

其孰能與於此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

褒樊子蓋詔

子蓋爲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

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

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淸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

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淸潔自剖符四服愛

惠爲先撫道有方寛猛得所處腴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各展其效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

詔樊子蓋

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

又褒樊子蓋詔

車駕西巡子蓋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

賄耳、賜口味百餘斛、又下詔、

導德齊禮、實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祿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潔、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簡、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望之、不嚴斯治、實字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疋、粟麥二千斛、

加蘇威開府儀同三司詔

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

以衛玄爲光祿大夫詔

近者妖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表裏奮擊摧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

贈劉方上柱國盧國公詔

方肅承廟略恭行天討飲氷遄邁覗險若夷摧鋒直指出其不意鯨鯢盡殪巢穴咸傾役不再勞肅清海外致身王事誠績可嘉可贈上柱國盧國公

贈豆盧毓大將軍詔

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推令典、毓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萬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義亡身、追加榮命、宜優恒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疋、諡曰愍、

改封豆盧毓雍邱侯詔

故大將軍正義愍公敏蹈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爲令典、沒世不忘、彖賢無墜、德隆必祀、改封雍邱愍侯、復以願師承襲、

追贈獨孤陁詔

外氏衰禍、獨孤陁不幸早世、遷卜有期、言念渭陽之情、追懷傷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

又

舅氏之尊、戚屬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繼、緬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祿大夫

責蘇威詔

威立性朋黨、好爲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

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胸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資敬之義、何其甚薄

徙衛王集滕王綸詔

綸集以附蕚之華、猶子之重、縻之好爵、匪由德進、正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誕縱邪僻、在三之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此、覽以潸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親親、致之極辟、情所未

乞可除名爲民遠徙邊郡

優突厥詔

突厥意利珍豆啓民可汗率領部落保附關塞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頻入謁覲屢有陳請以氈牆毳幕事窮荒陋上㨂下宇願同比屋誠心懇切朕之所重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已上隨事量給務從優厚稱朕意焉

答議突厥改服詔

突厥啓民表請乞依華夏服飾公卿請依所表帝以爲不可乃下詔

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敎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旣辨要荒之敘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

賜啓民位侯王上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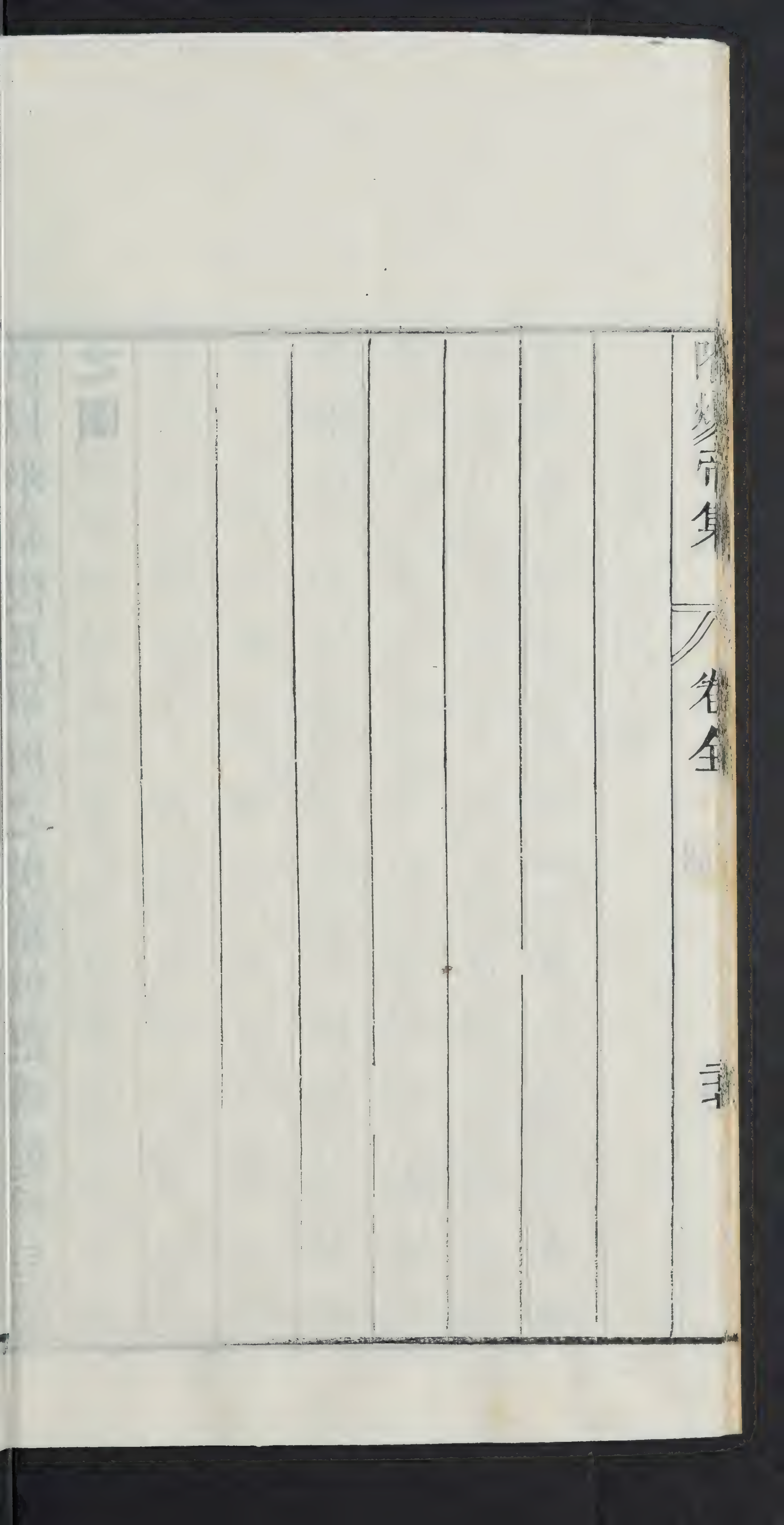
德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寓、聲教所以咸洎、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辮同彼臣民、是故王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臣、待以

姝禮、寔厥意利珍寶啓民可汗志懷沈毅、世脩
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投足歸仁、先朝嘉此款誠、
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衆、收其破滅之餘、復祀
於既亡之國、繼絕於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
澤漸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祗奉靈命、思播遠猷
光融令緒、是以親巡朔野、撫甯藩服、啓民深委
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丹款、
良以嘉尚、宜隆榮數、式優恒典、可賜路車乘馬、
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與高昌國王詔

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温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賮來庭、觀禮容于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

彼以釆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甿耆還為冠帶之國，



勑

宣齊王勑

帝拜柳謇之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朝堂之前，遣牛弘等引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宣勑謂王。

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誡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近昵小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

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有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勑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

與柳謇之勑

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

勑度四十九人法名

皇帝勑皇帝敬問括州國清寺沙門智越法師等。僧使智璪至、得書具至懷、天台福地、實爲勝境。所以敬爲智者建立伽藍法緣既深、尊師義重欲使宗匠遺範。奉而弗墜、菩薩淨業、久而彌親、然則去聖久遠、學徒陵替、規求利養、不斷俗緣、滋味甘腴、違犯戒律、此乃增長罪垢、豈謂福田師等離有爲法、求無上道、棄俗諸漏、鑑在雅懷、由須奬訓末學、弘脩淨行、俾夫法門等侶、咸歸和合、諸佛禁戒、畢竟遵行、又此寺嘉應、事表

先覺、既理由冥感、即號國清寺、并有施物、用申隨喜、冬序甚寒、道體清豫、朕巡省風俗、爰屆江都、瞻望山川、載深勞想、故遣兼通事舍人盧政力往、指此不多、

行道度人天下勅

大業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菩薩戒弟子皇帝總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諸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賢聖僧、竊以妙靈不測、感報之理遂通因果相資、機應之徒無爽、是以初心爰發、震動

波旬之宮、一念所臻、咫尺道場之地、雖則聚沙蓋鮮、實覆簣於耆山、水滴已微、乃濫觴於法海、弟子階緣宿植、嗣膺寶命、臨御區宇、甯濟蒼生、而德化弗弘、刑罰未止、萬方有罪、實當憂責、百姓不足、用增塵累、夙夜戰兢、如臨淵谷、是以歸心種覺、必冀慈愍、謹於率土之內、建立勝緣、州別請僧、七日行道、仍總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並爲一切上及有頂、下至無間、蜎飛蠕動、預稟識性、無始惡業、今生罪垢、藉此善緣、皆得清

淨、三塗拱獻六趣愆親、同至菩提、一時作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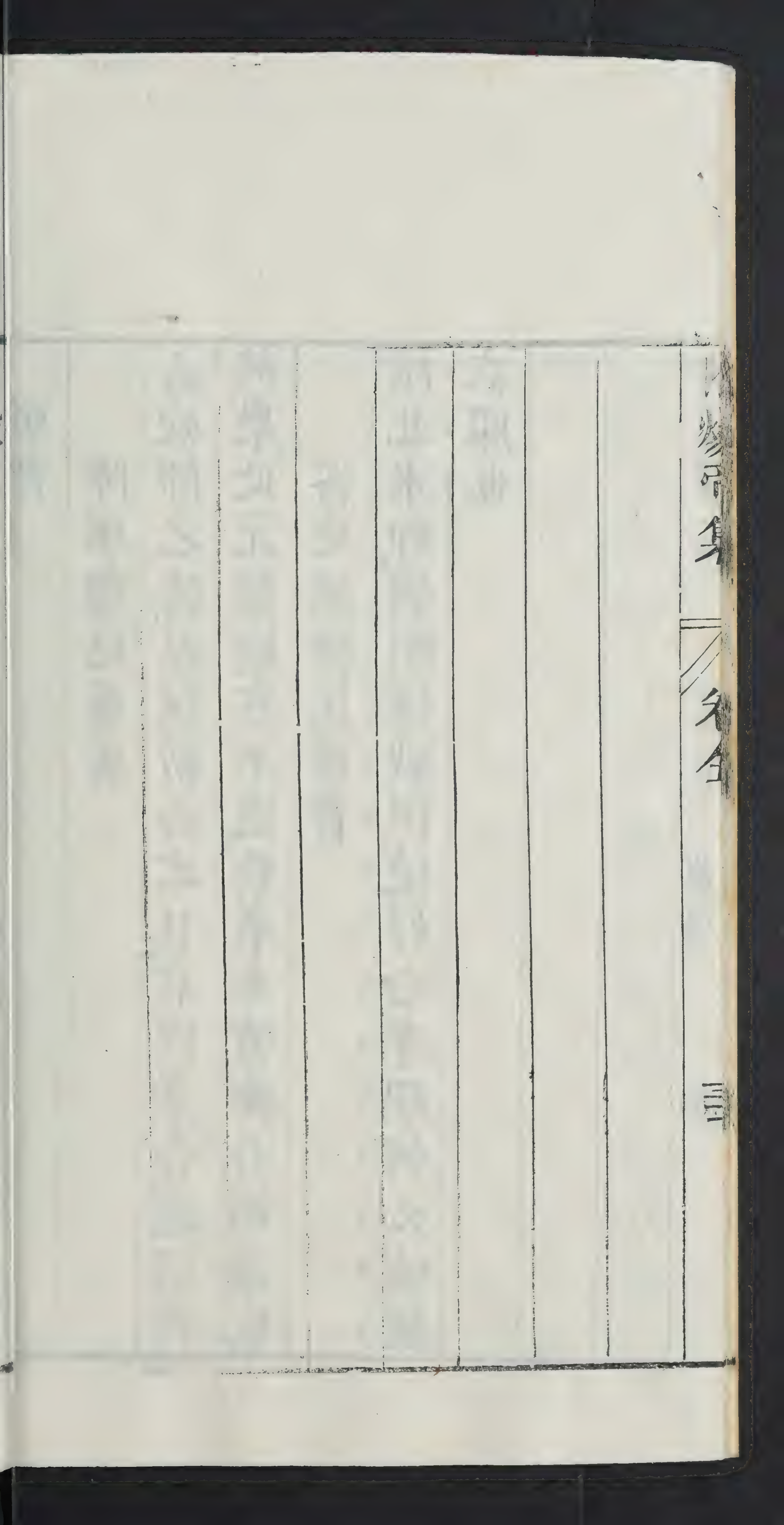
璽書

降來護兒璽書

公旋師之時、是朕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臯此元惡、期在不遥、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

答突厥啓民璽書

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服也、



遺陳尚書江總檄

南北雖殊，風雲在望，載懷虛遲，寤寐爲勞，獻歲
猶寒，比當清豫，匡贊乎國，良亦慇勤，寡人忝膺
朝寄，董律專征，跋涉山川，今次江際，公等文儒
自立，器用適時，冠蓋二世，齒德兼重，孔老殊致，
名墨異家，金匱珠韜，銀編玉策，莫不騰於舌杪，
散在筆端，遂古成敗之機，近代安危之跡，照同
懸鏡，明若觀火，無待指南，自應神悟，猶恐思之

未審，差以毫釐，聊煩翰墨，略申梗概，自窮昊生民，樹之司牧，羲軒以降，書契可紀，咸一姓承立，四海無兩，帝漢道云季，三方鼎立，時惟版蕩，世匪休明，當塗起而蜀亡，典午興而吳滅，永嘉喪亂，紫宸曠主，劉石苻姚之儔，僞夏僭燕之醜，妄塵大寶，事乖圖籙，魏室乘時，兆基朔野，經始嵩洛，未暇江湖，有周受命，敵非齊氏，務在兼并，不遑外略，蕞爾吳越，自相君長，竊擬王者之儀，妄談天子之氣，偷安假息，綿歷世祀，我大隋之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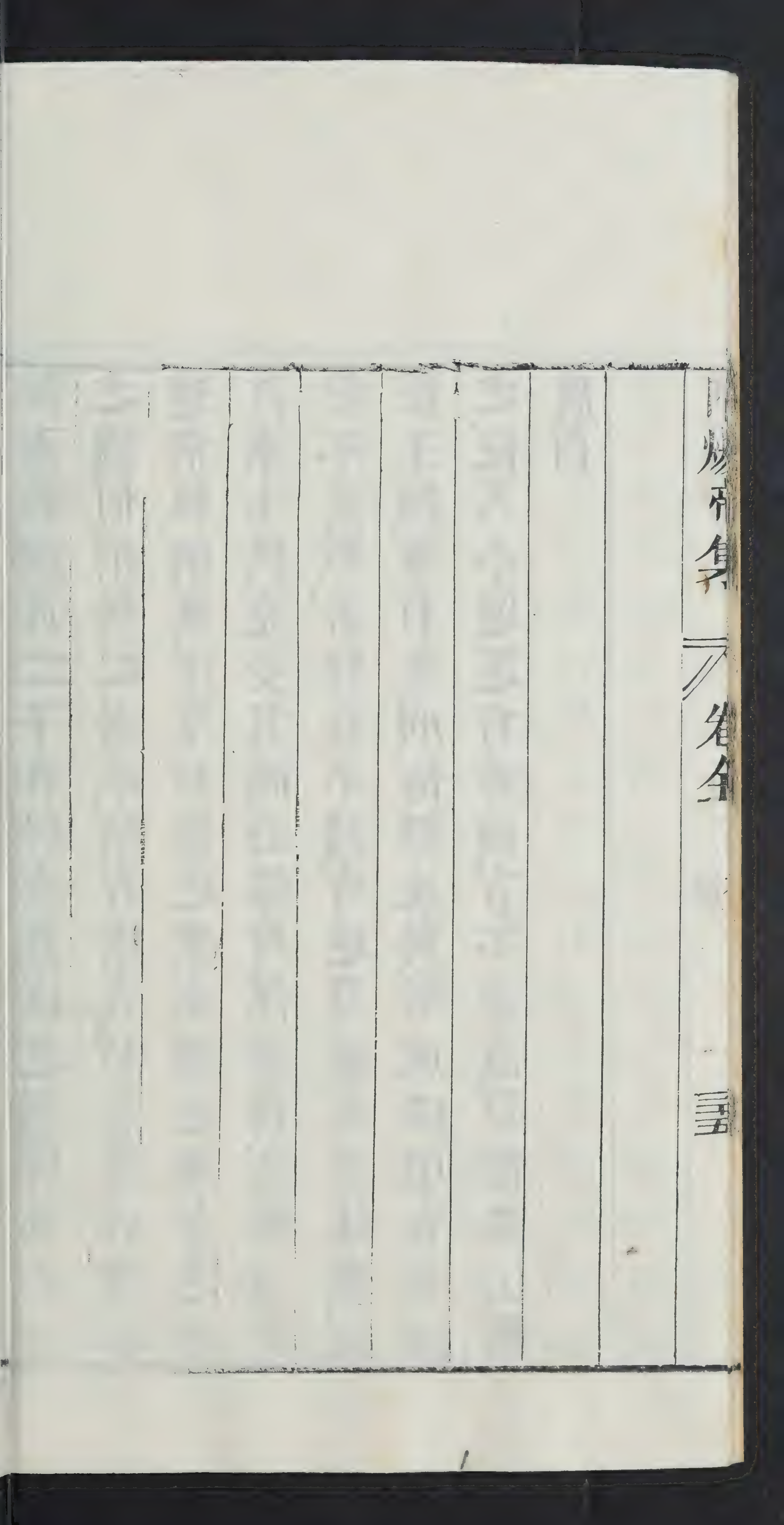
開寶祚、光有神州皇帝感曜魄之靈應太微之
座、千年啓聖、萬代一時、深仁至德、甯濟羣品、越
海窮河、東漸西被、旄頭之屬、歷代之覇、作我臣
民、甸甸服裳、惟彼江表、獨隔皇風、夫物極則反、
否終斯泰、郭璞有云、年經三百、天下大同、玆實
亡運已定於前、聖主膺期而出、欲以區區之陳
國、違上天之冥數、其不可存者一也、大必包小、
天地之常規、明能通暗、日月之常理、論道德以
唐陶而征有苗、語衆寡舉海内而當羣小、在長

江舟檝之用、矜其積習、而山川共有、我據上游鼓棹之能、吳楚不異、高艫巨舫、東西萬里、扼喉撫背、水陸千途、彼之兵士、不過十萬、首尾分布、所在危急、加以屯戍邊方、淹積歲序、風雨以爲櫛沐、蟣虱生於甲冑、望我寬仁、思倒戈戟、通在戎行、更成敵國、守以時月、則魚爛土崩、接以鋒刃、則鳥驚鹿走、理在必然、不假枚卜、此不可存者二也、豐侯好酒。實喪厥邦。梁伯役民。潰其宗社。彼之僞主、覆車是襲、日夜沈湎、曾無節度、繕

造宮室、莫知窮巳、竭四民之產、荒縱其心、欲百姓之哀、以爲巳樂、寶衣玉食、塡積後宮、短褐齏饘、不充編户、一芥之善、蔑爾無聞、五子之歌、宛然恐備、雖欲勿喪、其可得乎、此不可存者三也、僞主忌能護短、酷法淫刑、骨鯁之臣、盡見疎斥、諫諍之士、皆被屠害、遐邇結舌、衣冠解體、人妖鬼怪、觸類呈災、稚齒耆年、咸知殘滅、此不可存者四也、以此小邦、攝於大國、邊烽夜動、照彼都城、戍鼓晨嚴、震其宮殿、累碁十二、方此未危、懸

縷千鈞、比斯非切、而莫知憂恐、更自驕矜、曾無事大之心、專行犯上之志、侵軼我邊鄙、招納我叛亡、國家爰自受命、每從含養、敦以鄰睦、申其聘好、冀能守彼宗祊、靜其疆域、而長惡益甚、縱毒彌深、吳會雄俊之人、湘郢耿介之士、乞師請命、盈庭滿闕、帝乃憫然、矜彼黎獻、授鉞推轂、弔民伐罪、已有別詔、惟廢僞主之身、自餘士庶普從肆眚、向所陳說、咸是格言、非曰游談、共相歎誤、且劉禪納譙周之計而獲存孫皓用薛瑩之

詞而致福此二子者終有良臣之譽皆無陷君之譏何則所恥者小所存者大若憲章往彥聿遵前軌則爲主享封侯之業廼禰延血食之期江東士民寔受其賜公等身保榮貴名垂竹帛豈不美歟若膠柱不移守迷莫變率其蟻衆敢拒王師軍有常刑悔無及矣禍成俄頃宜早圖之使人今還遲有委曲言不盡意豈復多云楊廣白



與天台山衆令

仁壽元年正月、永嘉僧法曉、生聞智者勝德、特至龕所、旋繞千拜、一夕龕戶自開、光照林木、衆共瞻禮、又張造者年邁足蹙、登龕拜祝、願得度脫、忽聞龕中應聲、及以彈指灌頂等啓聞、

皇太子與書、

僧使灌頂智璪至覽十一月三日書、并陳靈龕應迹、顯形放光、彈指流音、應念傳響、斯實不思議力、變化多方、感悟有緣、示希有事、慎終追遠感歎相深、在昔雙林、示滅非滅、多寶獨塔、俟時

涌現、爰在狼迹迦葉分身、乃至鷲山迦文留影、
眉毫散彩、指端震室、豈非像教、能度無邊、是大
因緣、聞善知識、永惟宿昔、獲承師範、德音盈耳、
神光在目、方憑靈瑞、係踵菩提、肅承靈誥、宣慰
南服、山衆法徒、同志爲友、會成等侶、方共舟航、
歲暮凝寒、念皆道勝、天台名嶽、海岸所推、脩建
大林、多憩重閣、三時設供、四事不周、想甘禪悅、
以同法喜、其間敬德、信次相聞、今遣員外散騎
侍郎張乾威送僧使還山、于舊所設供、庶同甘

靈能變鹿溢，亦憑香積，證道融鎖，書不盡言，反

此無悉，楊廣和南　僧使灌頂等所領令施物目　仁壽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白石香爐一具、并香合一枚、大銅鐘一口、鴉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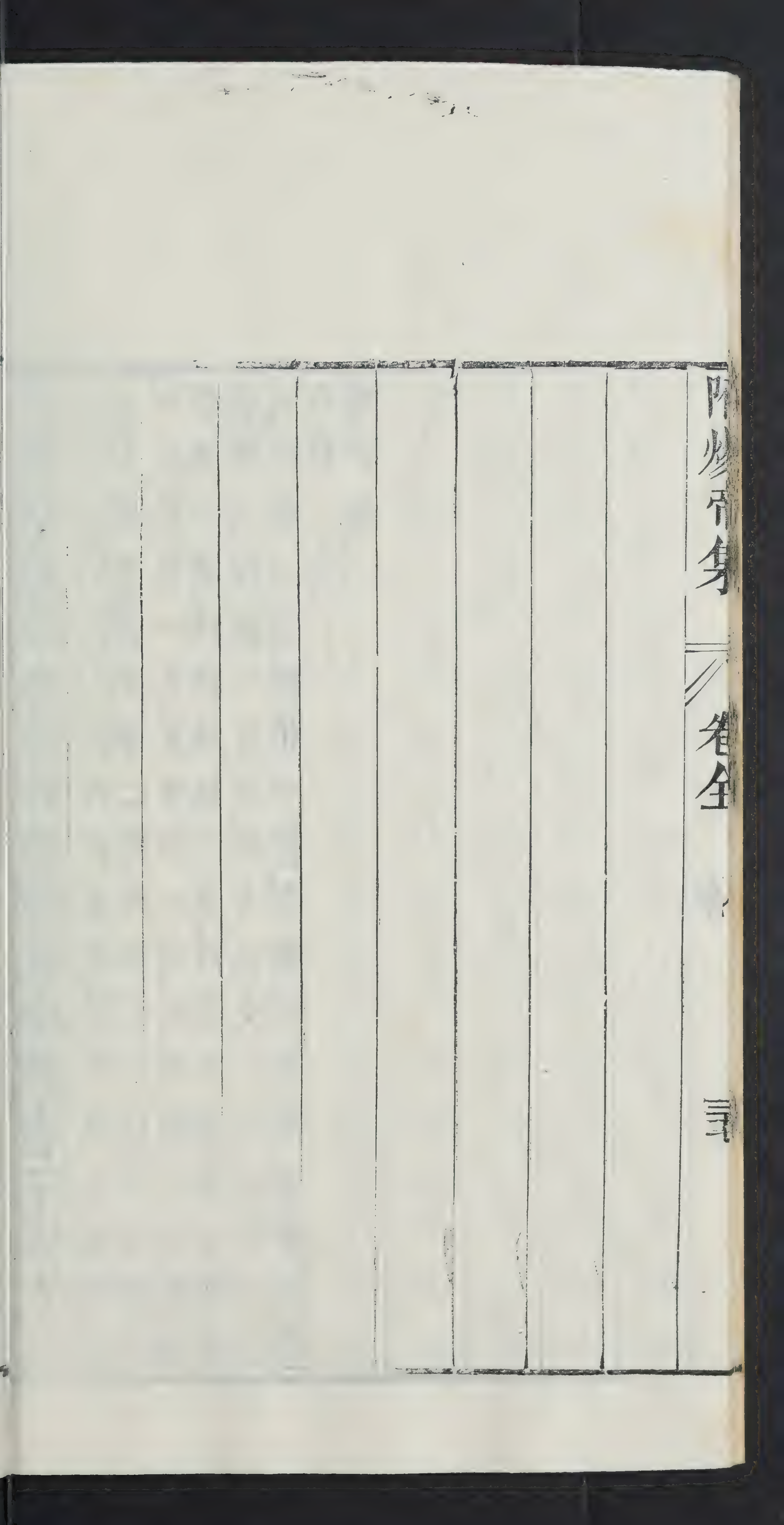
袈裟一領、鴉納褊袒二領、四十九尺幡七口、黃

綾裙一腰、氈二百領、絲布衹支二領、小幡一百

口、和香二合、胡桃一籠、衣物三百段、柰麨一合、

石鹽一合、

酥六餅、



遺史祥書

煬帝初爲晉王、祥從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屯弘化備胡、時帝在東宮、遣祥書、

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愧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濶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盻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

不遂心、僶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鑾駕、言旋上京、本即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氷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脩、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閤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

之疵。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實。親朋遠矣

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疹如疾首。

遣延智顗書

帝晉王時爲揚州總管。遣使奉迎師曰。我與晉王深有緣契。即束衣順流。不日而至。王請受菩薩戒。顗謂王曰。大王紆遵聖禁。可名總持。王贊。顗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自後王諸書往來。皆稱弟子總持。稱師爲智者。

金風御節。玉露調時。道體休和。安樂行不。法師抗志名山。棲心慧定。法門靜悅。戒行熏脩。籍甚巖猷。久承音德。欽風已積。味道爲勞。冀託舟航。

用披雲霧、故遣使人往彼延屈、希能輕舉、以沃虛襟、佇望來儀、不乖眷意也、弟子楊廣和南

治禪衆寺答智顗書

顗受戒既畢、出居城外、禪衆寺、開皇十二年、復還廬山、

深具謙挹之旨、但高人游處、觸地是安、然法宇僧坊須盡嚴正、經云四事供養、一不可虧、已勑有司脩葺、願忘懷受施也、弟子楊廣和南

法諱奉智者書

弟子總持和南、柳顧言還奉旨垂示六種捨施、

及留受用弟子一日恭嚫猶以陋薄不稱宿心來旨既以轉施功德彌爲增上悲敬福田深是平等固非蔽識所能周晃事事仰依其所留者既以不多願恒留受用故遣報諮謹和南

叅智者書

弟子總持和南履長戒辰在俗咸慶伏惟吐納禪慧與時休和弟子禀受以來粗堪靜攝謹遣叅承謹和南

請留智者書

開皇十一年十一月、受晉王戒畢、出居禪衆寺、即欲西上、王遣柳顧言致書、請留待來年二月、約至棲霞送別、又宣口勅云、智者爲當長去、更有還期、弟子意不欲相去、遼遠、脱能旋迴、不敢留停、鎭下近山、隨樂住止、又欲奉留待二月十八日、同度延陵鎭、仍共至棲霞、履行、於彼送別、十二年三月、顗將啓行、王復致書、請就攝山安居度夏、顗不許、王命有司具裝發遣、顗遂至止廬山、

弟子總持和南、爰逮來誨、須往荆楚、辭致首尾仰具高懷、但祇稟淨戒、事成甫爾、宿昔凝滯、匪遑諮決、闍黎和尚經。稱勝田種子、雖投嘉苗大植、方用心形未伸供養、庶憑善誘日灑塵勞、己

厥共緣、依止有地、斯亦舟航兼運、利益弘多、如來化導何必止還、天竺菩薩應變、本無定方、深願坦然、以虛受物、遲延展禮、面當諮遜、謹和南

重留智者書

弟子總持和南、遠旨須取明二日垂別、脩復未周、便深傾欽、弟子前昨晝夜熟更惟忖、智者至止以來、未經一夏、兼荆潭路遠、安居將促、江波浩蕩、行程難期、既去此處、又不至前所、半途結夏、投止亦難、又按經律、一夏供養安居僧福田

無量、況乎師道及大衆力、凡夫淺薄、本資勝緣菩薩大慈、須受應供、暮春行謝、首夏向臻、九旬忽違、四事虛棄、脩心與理、於情匪安、今欲仰啚度夏發遣、冀不半途飄落、脫疑邑下喧湫、須依林壑、安居攝山、亦當爲便、若法歲將滿、預勒蔣州裝船南出石頭西游、彌易、既乘爽節、因得順風去留之宜、事理咸會、此間彼處、仰聽擇一、意不可盡、辭豈多宣、謹和南 三月一日

許智者行書

弟子總持和南復逮今旨欲遂前心功德因緣
豈敢違忤謹遵宿願即命所司發遣發日離晨
仰聽詳擇庶解夏非遠秋水乘流賜答來期必
當無爽用茲歡喜觸悲欷謹和南

謝法門書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今日齋竟即事登舟睽阻
方遥彌以傾欷垂示法相雖文旨淵賾源本難
尋而教門方便開悟易盈恭承善誘永以受持
庶藉津梁得無退轉自服膺至道每沾弘護將

事遵途、復降良藥沐浴慈被、伏用悽荷、謹和南

遣使往匡山參書

開皇十二年七月、王遣書廬山參省、八月頻往衡山、營建功德、十一月、王遣書潭州奉迎、十二月至荊州、剏立玉泉寺、

弟子總持和南親信傅仲詵還、逮去月朔、告用慰延、結熱猶熾、願道體休和、仰承經過攝山鍾岫寺、塔安善、徒衆和肅、仍留二十僧權停開善進至匡嶽、結夏安居、東林禪閣、還爲一寺、峰頂精舍、復皆隨喜、敬緣勸發、獲此熏脩、用薦身田

方流法雨、金光明福喜荷彌深、弟子去月十四日、始度朱方、風土異宜、流金在節、攝衛多不調適、每有劣然、二十九日來、石頭稍已平復、自江浦違忘、馳情鼓蠡、以日爲歲、無時暫忘、願未解夏前、預整裝束、法歲若滿、即事西浮、彼間酬願務、令在促、非但弟子蔽識、希護周爱、深恐禪慧學徒、咸思鑽仰、宣尼在陳、致嘆自衛、便歸、屈道紆情、事非爲己、今遣主簿王灌指往祇承、并貢別牒、用忘存省、敢略繁辭、謹和南 七月一日

法衣六件、鹽

一百斛、米
一百斛、

重遣匡山叅書

弟子總持和南東林山寺使至、逮八月八日誨用慰馳結、仰承巳往衡山至當稍久、法緣若竟願即沿流、冀在歲陰、必期展覲、弟子渡江、還去月初移新住、多有造次未善、安立來旨、勗以法事、實用慙悚、始於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場、安置照禪師以下、江陵論法師亦巳遠至、於內援建立法雲道場、安置潭州覺禪師、以下、即建深

者輙以諮知仰承相次爲營功德深荷扶助難
用違陳而發此至江州遂下請僧料云何能得
相資前施鹽米其米迴入東林鹽以上路盈長
之外乃可別營功德今山僧返路行用仰酬尋
別遣使迎延願預整歸計江山遼夐豈盡誠曲
謹和南 十月十日

答智顗述匡山寺書

弟子總持和南垂誨述江州潯陽廬山東林寺
峰頂寺須令弟子立爲檀越主山嶺盤秀下屬

江湖、香爐層峰、上虧雲日、仙人之所戾止、隱淪於焉不歸、況乎慧遠法師勝依結構、謝客梁元、穿池重閣、景師息心。神應峰頂智者憩歷踵武前賢、師嚴道尊、實深隨喜、所恨寡薄、無益將來庶藉熏脩、方證常樂、兼陳二寺、偏近驛道、行人往來、頗成混雜、須勑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卽付所司依事須下、謹和南 三月一日

與匡山三寺書

極暄法師道體何如、衆內咸宜也、鴈門遠法師

四依菩薩、翻飛朔野、棲息南山、自斯以後、名德相繼、智者見令爲寺檀越、顧脩寡薄、非敢克當、獎導既引、良深隨喜、敬德指此承問、楊廣和南

三月二十一日

與峰頂寺書

暮春暄和、寺衆清勝、禪悅法喜、致足恬懷、鑪峰香氣、烟霞共遠、智者經託勝地、爲在總內、令爲檀越、誠深隨喜、更追厚愧、善當敬勗、楊廣和南

三月二十一日

與禪閣寺書

春序將謝，道體何如，僧衆淸善，匡山佛事，與自慧遠，法師法師於彌天道安，安師於佛圖澄，妙德相承，莫之爲最，江東龍藏，悉本鴈門，鴈門上人，創迹廬阜，自梁及晉，止有東林，陳晚澆漓，別生禪閣，僧徒好異，豈稱至和，智者爰居，還須合一，想均願海，更無異味，行人將送，過指此相聞，楊廣和南　三月二十一日

入朝遣使參書

弟子總持和南仰違移歲馳誠載勞兼事入朝
彌增延屬武關雖阻荊近於吳是以暫停陝州
遣使承接行人返命具奉覼縷非惟年尊疾動
又以結夏安居理事相推固須停止弟子還鎮
非久便願沿流仰會江都庶應旦夕將聖德果
亦復差機因緣多端請不勞慮謹和南九月十日

又

弟子總持和南僧使智邃來奉五月二日誨用
慰馳結仰承衡嶽功德圓滿便致荊巫履涉虧

和深以傾悚弟子於江都入朝至陝關眩瞀停岐陽腹內又不調適去月末還京輦如欲相承猶自羸薾未即祗覲望雲延顒珍納行人今返辭豈宣具謹和南

又顗遣智邃奉書上玉泉伽藍圖并求南衡禪師碑因獻萬春樹皮袈裟王答書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於荆州當陽縣境玉泉山陲爲建造伽藍招提行道圖寫地形具以賜示伏以布金徧地買園建立奉置三尊永流萬代唱誦所不能讚算數所不能量訖意經歲頂戴

紆遣循復來旨，爽然失厝。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無容違拒，苟作形迹，即具聞奏，嘉號乃稟，名符天冠，道場聲滿，恒沙世界，福報仰歸，遜辭難涉，謹和南

又

弟子總持和南，垂旨令撰衡嶽禪師碑文，郭有道之無愧辭高，德逾此陸士衡之披文想質，弟子多慙，既蒙奬成，不無尅勵，邯鄲絕妙，深恐難工，還鎮病瘳，庶或勉強，循覽行狀，用難思議，佛

澄道安甯復過是謹和南

又

弟子總持和南垂賜萬春樹皮袈裟一緣述是梁武帝時外國惟獻四領今餘一而是建初烏瓊法師所披謹尋菩薩戒稱所著袈裟皆染使壞色況復自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外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翼合善譬之辭永服周旋恒充布薩常事半月豈惟元日著如來衣深荷慈獎謹和南

又

弟子總持和南率施別牒五彩旛錦香爐檀等十種示表微誠薄申法䞋尠陋追悚謹和南五色四寸九尺旛二張、五色斑羅經巾二枚、絹五十疋、錦香爐檀十張、熏陸香二觔、剃刀十口、鳿納袈裟一領、油鐵鉢十口、雄黃七觔、青須彌氈五領、右牒

遣使荊州迎書

開皇十三年二月王入朝行次陜州、遣書荊州迎顗、

弟子總持和南暄和道體勝愈仰揆衡嶽法事久當圓滿江陵功德復應成就隨喜之至難用

勝言、弟子今入朝覲、行次陜州、馳仰之誠、與時而積、故遣使人迎候、希便進道、來月下旬、惟遲祗接、略首息促、豈復委宜、謹和南二月二十二日

遣使潭州迎書

弟子總持和南、歲聿云暮、寒氣殊重、禪悅經行、願常安樂、弟子頃來、每多勞疾、但睽覲稍久、惟用傾結、仰度所營、功德已當、究竟、今遣左親使伏達奉迎、願便事沿流、延遲諮具、謹和南十二月初五日

在京遣書

弟子總持和南仰違已久馳係實深獻歲非遙傾遲虔禮暮春届節當遣奉候謹和南 九月二十四日

在京重遣書

弟子總持和南適遠近旨用慰馳情春暄願道體康勝玉泉剏立道場嚴整禪衆歸集靜慧日新隨喜之深難以辭諭弟子始服三石散竟調息勞心秋仲歸蕃請夏訖沿下在于拜覲差當匪奢其間珍德今遣統軍曾子譽往祇承謹和

南

從駕東岱於路遣書

弟子總持和南仲秋轉冷、仰惟道體康愈、弟子即日粗可行、未由虔禮、但增延結、願珍德、謹遣脩承、謹和南

於路次書

弟子總持和南寒氣漸嚴、仰惟康愈、動寂怡神與居安悅、弟子陪奉鑾駕、旅次長奉、遠憑勝力、行往安隱瞻言祇覲、無或距遙、願珍重此、不宣

具、謹和南　十月十九日

還藩遣迎書

開皇十五年春、晉王久留京師、將還鎮、遣使奉迎、顗乘流東下、止揚州禪衆寺、王奉書求學禪慧、顗書答之、後三日、王復重請、乃以所著淨名義疏初卷奉王、

弟子總持和南、獻歲春明、仰惟道體勝豫、禪悅法喜、衆咸集業、功歸有在、悉由明導、敬憶江東暫欲西上、先到衡嶽、用賽師恩、次往渚宫、以報生處、虔承此旨、衛送大江、陽子臨流、具申來請、即蒙開許、還至觀濤、年來歲往、寒暑屢變、恭聞

功德圓滿，遠難讚述，弟子多幸，生在佛家，過庭所聞，匪直詩禮，轉輪斯奉，實惟旦暮，今者陪扈鑾駕，軼發自京師，言停洛陽，又止歷下，柴望之禮，本自虞書，巡會之聲，盛於姬典。至尊憲章先古，允叶人神，相風指南，奉朝東岱，以今月十一日吉辰，宗事云畢，於時天地載廓，日月增華，休氣神光，燭近被遠，靈芝競吐，山谷連木，竝秀宮壇，瘖聾朦躄之徒，無醫而自愈，扶老携幼之侶，不謀而同到，臣子殫見，事非虛飾，一物得所，萬

匠斯應、師資至重、敢不稍聞、第率從便蕃、即辭

行所、夾鐘將末、必屆揚州、今遣奉迎、便願沿下

餘春未盡、必希拜覲、其間珍德、續復祗承、謹和

南 正月二十日

謝天冠仍請淨名義書

總持和南、前掇菩薩天冠、率爾式之樣、深嫌不

工、即用呈簡、爰逮今製、思出神衿、圖比目連、妙

逾郢匠、開士五明、此居其一。金剛種智、茲焉標

萬。是智因地、化物不可思議、棱引隨方、多能盡

達冠尊于身、端嚴稱首、跪承頂戴、覽鏡裹徊、有飾陋容、增華改觀、弟子多幸、謬禀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色心無作、觸仰勝緣、度脫舟航、何慮不果、但戒爲基趾、信實行先、保解毗尼、昔年虔受、身雖踈漏、心護明珠、而定品禪枝、屏散歸靜、猥以凡薄、荷國鎮蕃、爲子爲臣、難虧難怠、豈藉四緣、能入三昧、此非臆斷、實荷誠説、經稱非禪不智、非智不禪、定解相資、能證無漏、又電光斷結、其例甚多、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服

膺智斷，率先名教，永洸法流，兼同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逗時不，若未堪敷化，且暫息緣，如可津梁，便開祕藏，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覃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瀝素款成就事重，請棄餙辭，謹和南 六月二十一日

重與智者請義書

弟子總持和南仰遠還旨，猶秉謙禀，循復久之怳如自失，切以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緣

居心有在若習毗曇則滯有情著若脩三論又入空過甚成實雖復兼舉猶帶小乘釋論地持但通一經之旨如使次第徧脩僧家尚難盡備況居俗而欲兼善當今數論法師無過此地但恨不因禪發多起諍心達者無違求那明偈仰惟厚習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嶽禪師親所記莂說法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此事于時心喜巳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式冠官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强口先

被折角。兩瓊繼軌。裁獲交綏。忍師讚歎、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便事勝集、屆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聽聞衆咸瞻仰、適承前往荊楚講法華經舊學名僧莫不歸服、故知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比聞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盡有、階差譬若羣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弟子即日而不依請譬彼彌勒今當問誰惟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樂說無窮、法施無盡、復使顧言、稽首虔拜、謹和南 六月二十五日

謝義疏書

弟子總持和南逮旨送初卷義疏、暁承法寶、祖覽綱宗、悉檀內外、耳未曾聞、故知龍樹代佛、不可思議、今所著述、肉眼未覩、明闇謹復研尋、遲比覲接、謹和南

論荊州諸寺書

顗以荊州立玉泉及所脩十住寺、請王爲檀越、王即移書達荊州總管、嘗令檢校、復致書勸留顗後答書、

弟子總持和南荊州玉泉十住兩寺近既賜令

檢校令須書及江陵總管當勒所由終聽僧使看促弟子仰蒙淨戒宿世因緣稍希義理智波羅密爰降開許始制義疏方憑沃啓向入慧門昔年仰請棲霞時往觀行政爲密邇朝發暮到應可諮決不異邑居行道本貴安心甯勞過遠天台之路幸願輟情屈巳爲人菩薩有賜于專契弗敢違前都不知淨人善心巳墮僧數濟度無隔惟用隨喜謹和南 七月二十七日

復答智者書

總持和南復垂誨貢益具仁慈開士虛懷隨感必應本誓願力何患不果政言服道日淺未甚達遠深憑護念開示悟入玉泉十住天台本居仰由勝功能得建立方須影響永至金剛江陵書及會稽敎下並勅所司以時發遣謹和南七月二十九日

與荊州總管達奚儒書

智者禪師德尊望重近年紆道爰授淨戒今脩治彼州十住寺造立西祖玉泉寺並見請爲檀

起復聞公等多結勝緣大乘運通良深隨喜師今遣僧使志果法才二人還就玉泉寺法燦道慧法師十住寺道臻法師經理想加心影響奬成妙業公私覃福幽顯同賴法事遠白不復暄涼也楊廣白 八月二日

迎智者入城礙雨移日書

總持和南方要仰延雨乃暫阻明聞若晴別當遣信謹和南 七月二十六日

次迎入城書

總持和南霜寒道體康勝弟子還來甫爾未暇迎延馳誠已深今遣候接冀近祗覲謹和南 九月十六日

答智顗蔣州事書

弟子總持和南爰逮高旨騰蔣州僧所及竊以僧居望刹食惟分衛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年奉詔專征弔民伐罪江東混一海內乂寧塔安其堵市不易業斯亦智者備所明見而亡殷頑民不懃懷土有苗恃險敢恣螳螂橫使寺塔焚

久如此屋流散鐘梵輟響雞犬不聞廢寺同於久宅持鉢略成空返僧衆無依實可傷歎彼地稍盡方成邱墟所餘堂塔本不壞毀其有現僧亦許房住惟虛廊檐宇會當倒壓所以移來還充寺館其外椽版權借築城若空寺步廊有完全者亦貸爲府廨須一二年間民力展息即於上江結筏以新酬故本勅所司具條孔目無慮零漏恐遠僧未能曲見頓用仰誣必願言提寘諸其掌猥延滿軋戀側良深謹和南

遣使入天台叅書

總持和南，麥序氣清，道體和適，福慧莊嚴，與時高勝。弟子至來未久，麤復可行，近頻降雨請，爰垂示功德，玄義刪削，文句入初，其舊維新，從麤至妙，會須披接，方豁煙雲。春律已謝，夏坐方結，敢違經教，涉暑出迎。白露宵團，秋風葉下，必預舟檝，迎覲江陽。然仰勞著述，已涉數載，般若多障，近願成功，日就月將，庶方啓沃。率貢別牒，示表虔誠，在敬無文，仰撰弘亮，其間珍德，續事音

謹和南納袈裟十領龍鬚席二領須彌氈一二領猫牛酥三瓶熏陸季一合

遣使入天台迎書

總持和南霜氣已緊蚊熱久祛方恐洞冴預取調適今遣奉迎祇禮非奢謹和南九月二十二日

遣使叅病書

開皇十七年王使入山迎顗行次石城乃稱有疾遣醫往治或請進藥及齋並不聽

總持和南仰承出天台已次到剡石城寺感患未歇菩薩示疾在疾亦愈但於翹誠交用悚灼今遣醫李膺往處治少得康損願徐進路遲禮

覲無違、謹和南

答智顗遺旨書

菩薩戒弟子總持稽首和南先師天台智者內弟子灌頂普明至奉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遺書七紙手迹四十六字、并淨名義疏三十一卷、犀角如意、蓮華香爐等、跪對脩讀、摧振十心、舍利儼然、德音具在、迦葉猊迹、身證遙追、曇光天台、安禪近躡、誠復如來雙林、四部號慟、而湼槃遺教、法更殷重、況乎五百歲後、四依拯溺

深順佛肯居世同凡將欲泥洹現希有事五品十信已自皎然彌陁觀音親來接引去德茲永乃增悲戀追悟今生還慶夙稟所恨淨名經疏不重親承由冀尋研用補咎悔。追惟障惱現機未發遡聽前聞亦有成就非徒悟有淺深抑又時或早晚佛滅度後得聖巨多道躍他方冥來曉示在思即世忽奉大師良由宿緣積曾親近愛稟來命必垂影響不捨本誓筆迹具存是用歸誠憑靈戒懇跪受經疏如意香爐虔禮西方

心口相誓手探卷軸最後殷勤卽于今月十八日仍感瑞夢是知濟度巳降舟航惟願卽日在寶池逢開蓮華今居淨域近漑濁心世世生生師資不闕葦凡登聖給侍無虧但義府鈎深遺文淵博雖加策駘終畏面墻特希漑以醍醐如出香乳照以暗共卽顯眞金然後仰藉神通俯勵精力別詢名僧奉揚法味普共含生作大利益斯則弗違提獎同登彼岸最勝最上就此爲尊灌頂所送最後淨名義疏三十一卷至佛道

已讃卽裝治善書習讀逮旨爾前立義及入文解釋付弟子焚之卽付還使遣對燒蕩犀角如意蓮華香爐遠以垂別輒當服之無斁永充法事今奉施蓋瓦香爐供養龕室遺旨以天台山下遇得一處非常之好垂爲造寺始得開翦林木位置基階今遣司馬王弘創建伽藍一遵指畫寺須公額并立嘉名亦不違旨佛隴頭陁益各仍舊使移荆州王泉十僧守天台者今山內現前之衆多是渚宮之人巳皆約勒不使張散

豈直十僧而已所求廢寺水田以充基業亦勑王弘施肥田良地深蒙擁護當年別資給行送經一藏依法爲先師別供養具鐘旛香等又施錢直且充日費鄮境靈塔吳內石像剡縣彌勒尊儀卧疾之處並使裝飾亦不仰異荆州玉泉寺既是爲造理當異餘道場其潭州大明寺荆州十任上明寺等先以敬許爲檀越無容復乖令誨使製南嶽師碑即命開府學士柳顧言爲序自撰銘頌所囑僧有罪治無罪平等切以涅

槃羯麿經有誠文正論治國金光明品任持三寶弗敢墜失又令加脩慈心撫育民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蓋聞外書爲敎仁尚恕物內典居宗大慈爲首在文雖異諸理實同不有君子其能爲國不有菩薩豈濟含生又以僧未貫籍許其出首適奉詔書冥符來及見機而作所謂後天而奉天時糧運轉輸深關軍國前已表聞所司未報終當方便必期諧果及承寄囑斯復能照他心前來仰答無違意旨庶藉熏脩福祐國

家灌頂普明面引詢訪具述遺形宴坐宛若平生轉恨失時不重餐義味仰揆定力如須彌峙法臘云竟切願輿迎一到江陽還入禪衆道俗接足人神頂禮即當奉送復彼山龕庶藉瞻仰能開心目深願道力不孤所請雖厚恩申報具在願文而實宜加護寶須酬仰二僧今反輕奉報書達拜靈儀心載嗚咽謹和南 開皇十八年正月廿二日

智顗終後弔山衆書

正月二十九日總持和南白諸行無常是生滅

法、諸佛及緣覺尚捨無常身、大師智者移應還神、哀摧抽惱、不能自勝、念當戀慕追慟、難忍永矣、奈何當復奈何、侍者灌頂普明二人賚送別書觀心論淨名疏犀角如意蓮華香爐并智越法師一衆啓見對增哽德音若存、即遺條流移神靈迹祥瑞炳著自述分明舍利全身于今安坐非證聲聞小果、定入菩薩大位、素聞得法華三昧、方驗不退法輪、面覲彌陁、觀音大勢至以宿命、智反照斯土四部弟子、豈不努力、自撥寡

薄，無以申報，唯當敬依付囑，不敢彌志，應建伽藍，指畫區域，須達引繩，天宮郎應，至金剛際，既有要道，當建繕造，

遵本意，昔宣尼忘沒，弟子守墓三年，子貢之徒，乃至六載，況乎方羅精舍，永樹福基，彼現前僧，愼勿張散，但使謀道，何患無食，期取來生，西方非遠，必若懈退，寶池，極遙，今遣使人于佛隴峰頂虔誠懺禮，脩福建齋，具如願文，略伸鄙意，二僧今返，特此慰書，楊廣白

十一月

五日

遣使入天台設周忌書

王遣典籤吳景賢入山以諱日設五百衆齋

歲序推移，日月如逝，智者遷化，已將一周，追深悲痛，情不能已，念慕感慟，何堪自居，今遣典籤吳景賢往彼設齋，奉爲亡日追福，遲知一二，楊廣和南開皇十八年

賜釋慧覺書

法師安善，涼暑惟宜，承栖遲龜山之域。闡揚龍樹之旨，其義端雄辯，獨演暢於稽陰。談柄微言

偏引汲於鏡水弟子欽風籍甚味道尤深今於城內建慧日道場延屈龍象大弘佛事盛轉法輪上人名稱普聞衆所知識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

請釋灌頂書

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自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佇遲

來儀書不盡意

召徐則書

則東海剡人陳時隱天台山絕穀養性惟貧松朮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日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鎭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遂詣揚州

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冲和恬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

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色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悆、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

徐則沒後下書

徐則詣揚州晉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
便其後久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
之儀至五更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
顏色不變王下書送還天台定葬時在道
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比至舊居取經書
道法分遺弟子跨石梁去不知所之須臾
柩至方知
其靈化

天台眞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朮、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

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眞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旣且騰雲、空椁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舃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

文

寶臺經藏願文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教被物慇懃微密結集法藏帝釋輪王旣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南愚民餘熸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濵役不勞師以時甯復深慮靈像尊經多同煨燼結鬘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未及朞月

輕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并延道場、義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類。莊嚴脩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將十萬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仍書願文、悉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已下、則慧日法靈道場日嚴、弘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互有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斟酌分付、授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入寺寫、勿

傳久誑兩失無作，前佛後佛，諦同金口，即敎當

敎當殊玉牒，須彌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天

龍盡護，散在閻浮，亦復如是，追念繕寫之者，厥

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撤淨財，豈可稱

計，所資甘雨，用沃焦芽，能生是佛，本是般若，人

能弘法，非道弘人，恕已深恩，即是自爲，今陳此

意，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不深固，自行化他，備

在經律，顧循菲識，誠媿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

見，豈不知獨善且最勝，無爲第一樂，內典法輿，

自關衆僧、何事區區橫相負荷、但慶憑宿植、生長王宮、謁陛趨庭、曷存遠大、出受藩寄每用祇兢非惟禮樂政刑、一遵成旨、而舟航運出、彌奉弗墜、無容棄稷禼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聞。越用垂方。既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仁。然五種法師、俱得六根清淨、而如說脩行、涅槃最近徒守經律、不依佛戒、口便說空、心滯於有無上醫王、隨病透藥、開乳含酥。爲方既異、甜冷苦熱取療亦殊。譬前後教門。別赴機性。根莖枝葉。受

洞絡齊總會津梁無不入道猶如問孝問仁孔門難別治身治國老意無垂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內外相融義同泯合何處有學毘曇而不成聖執黎耶即能悟眞師子嚴鎧反貼毀於贏目象足至底翻取誚於蜂房心同劒戟諍踰水火經意論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致醍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萬善於仁壽總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濟度羣生今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

潛力，必運他方，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伸，順弘誓於無窮，平等坦然，通遣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誄

秦孝王誄

維開皇二十年六月二十日丁丑上柱國秦孝王薨于仁壽宮嗚呼哀哉八元八凱濟濟虞則周南召南赫赫周國於穆孝王紹彼明德天實喪予殲我剛克嗚呼哀哉如何上靈降此灾否國喪宗臣家亡千里嗚呼哀哉爰初不豫冕旒視疾及至大漸停鑾駐蹕親臨屬纊俯觀撤瑟哀動皇情痛深慈膝一辭明世千秋長慕如何

綿綿、終古、仲秋卜宅、將歸泉戶、梁山之陽、永甯后土、嗚呼哀哉、余寡兄弟、愛篤彌深、奄然零落、痛體傷心、嗚呼哀哉、追悼無及、永分古今、神雖虛翳、一作神靈雖翳徽聲靡替、誄王德音、貽千百世、乃作誄曰、

皇隋啓運、應天順民、保茲七百、靜彼四隣、利建宗子、藩屏懿親、孝王惟允、俾侯于秦、爰自聖章天性誠愿、色養烝烝、孝立名建、恭近於禮、恥辱斯遠、嘉之弗忘、懼而無怨、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溫溫居德，肅肅勵精，恭敬表志，退讓爲情，韡此棠棣，敦斯鶺鴒，仲稱令弟，叔曰仁兄，猗歟我弟，好學無替，九流日脩，三餘卒歲，琴臺夜開，書帷晝閉，聰敏若神，雄辯無滯，妙矣聲律，明哉龜筮，玄象風角，於焉及睿，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惟善惟樂，爲仁爲惠，天挺出羣，英圖命世，欽若秀玉容止堂堂，振鷺將集，鳳雛斯翔，人之領袖，國之輝光，輝光伊何，肅肅翼翼，義以處身，仁以經國，明燭藝符，財成淵塞，靖恭爾位，好是正直，令聞

令望、無反無側、皇枝良幹、日富英聲、宣風作伯
盤石維城、東京舊都、河南殷博、惟我哲王、行臺
惟寘、飛巒崤函、寨帳伊洛、德被汝墳、仁行鞏亳
西秦右地、實賴英雄、實惟王化、一作匪他乃即龜蒙
惠和布澤、易俗移風、亹亹孝王、仁而能斷、德敷
大國、有符公旦、移鎮樊征、述職江漢、地接寇讎、
稜威靖難、文德招遠、懷勞伐叛、蹔輟外藩、入侍
天軒、典茲戎衛、仍居納言、寶劒横曜、豐貂尤溫、
周衛清切、敷奏便繁、獻替惟允、禁旅斯敦、儔陳

不恭,軼我炎鄗,王赫斯振,將清江涘,圖斯元帥,

難全其備,唯我孝王,膺茲無愧,恭行天討,受脤

建旗,申威鄂渚,鞠旅江湄,軍容赳赳,逋醜禗禗,

一作纍纍 雲陳不布,高城靡持,泥首銜璧,請命于台,

兵不血刃,野無橫屍,善戰不陣,我弟于茲,金陵

戢定,飮至京師,廣陵淮海,一都之會,牧彼頑民

作相于外,時雨隨車,棠陰逐蓋,惟晉太原,寄隆

望大,表裏山河,要衝襟帶,東自楊越,迴旋轉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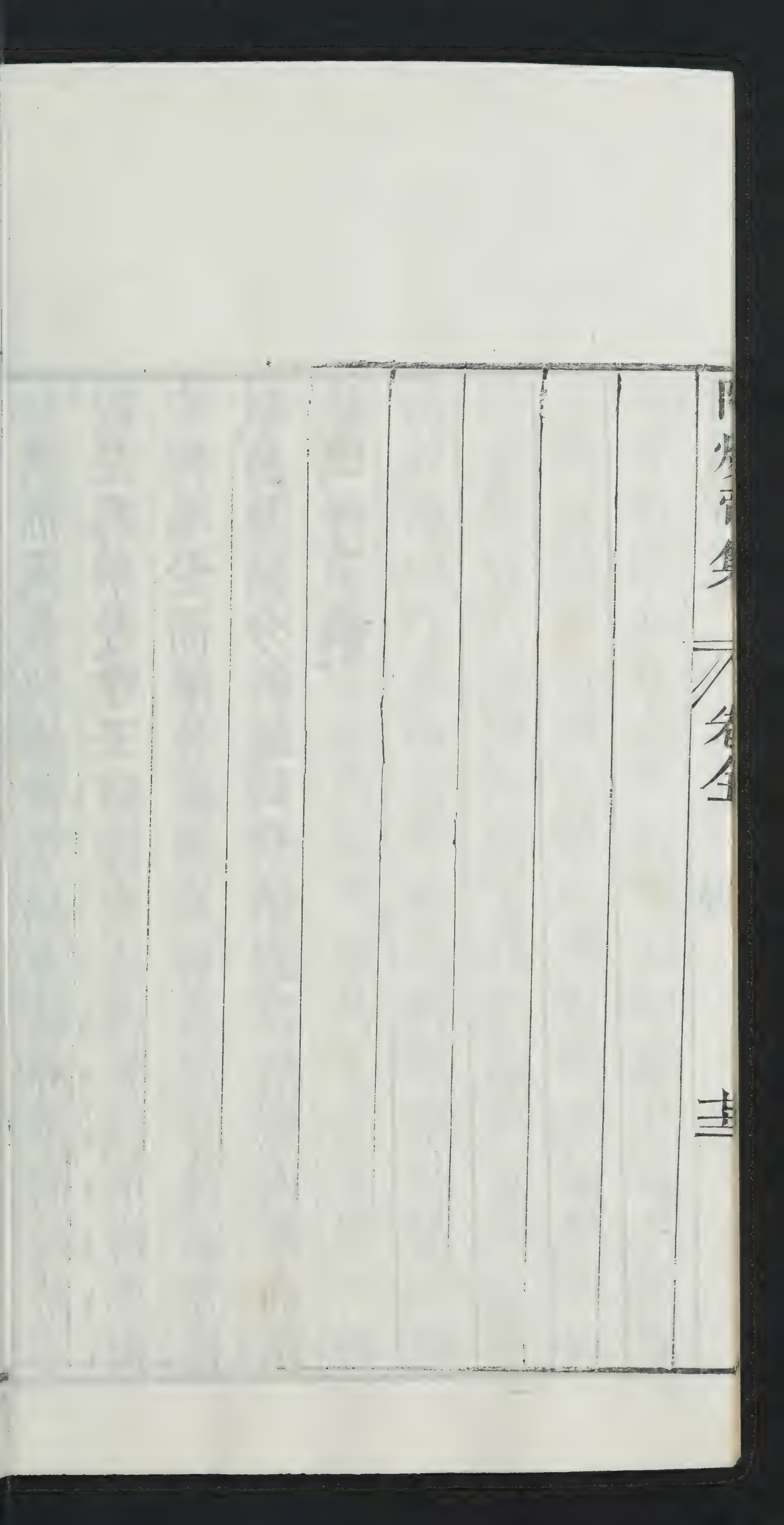
善政廉平,於斯爲最,胡虜畏威,氓黎荷賴,烽火

戎馬俱淸邊界寒暑失御庸衛弗開言旋京邸去彼叢臺扈駕仁壽撫席巖隈連綿藥餌歲去年來秀而不實禍極生災天胡不弔木壞山頹嗚呼哀哉至尊廢朝而悼傷皇后輟膳而摧痛甚秦國之永辭劇梁武之長送昆弟哀哀而日嗟僚友嗷嗷而悲慟嗚呼哀哉歎日月之不居何卜遠之詎促旌旐飄颻而從風笳管酸嘶而響谷服馬顧而不能行挽夫悲而不成曲霜露淸兮山谷寒木葉下兮邸䑋殘風颸颸而吟樹

泉幽咽而悲湍離羣之獸絕跡孤飛之鳥悲酸
背離宮而東轉歷山邱而北度去甲第之樓臺
即荒田之邱墓昔時鳴鑾而戒途今日靈輀而
啓路臨朝謁之平衢永絕玆之一步儻若神而
有靈幾悲傷而留顧嗚呼哀哉去永日之昭昭
襲長夜之悠悠若玄局而無曉悲黃泉而永幽
湮盛年於萬古徂壯志於千秋嗚呼哀哉慟反
哭於秋季悲復歸於故地伊形遊而不還何魂
煢之空志嗚呼哀哉酒罇浮塵兮獨滿琴絃含

風兮自斷。寘夜久其何期。焉知歲月之長短。孝王與我體密情親。孔懷之篤。有踰常倫。昊天何酷。哀哉哲人。奈何吾弟。先我長淪。煩寃痛毒。悲恨何陳。嗚呼哀哉。痛母弟之同胞。棄共被之寒郊。豈止三荆之變色。非惟四鳥之分巢。遽一朝而云逝。曷何去而何止。形未捨目。言猶在耳。彼蒼者天。子何甚矣。嬛嬛（一作惸惸）友于。哀哀吾子。痛當奈何。痛當何已。想髣髴而不見。猶盤桓而佇立。空撫膺而莫追。抑飲淚而何及。嗚呼哀哉。嗟

地久而天長終淪彼乎幽方徒春華而秋落不
復見我弟兮孝王何謝安之蔬食豈子路之喪
亡獨端憂而誰告徒哽塞而追傷悲莫悲兮長
別痛莫痛兮終絕因悽愴以寫情慟人琴而永
訣嗚呼哀哉



疏

受菩薩戒疏

使持節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諸軍事揚州刺史晉王弟子楊廣稽首奉請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當降此土補處彌勒一切尊經無量法寶初心以上金剛以降諸尊大權摩訶薩埵辟支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賢聖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釋天主四天大王天仙龍神蜚騰隱顯任持世界作大

利益守塔衛法防身護命護淨戒無量善神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弟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萌興卽如來性無明術墜本有未彰理數斯歸物極則反欲顯當果必積于因是調御世雄備歷生死草木爲籌不可勝計恒沙集起固難思議深染塵勞方能厭離法王啓運本化菩薩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逗根宜權爲方便如彼衆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敎夙漸福理

夜鍾。妙機須悟。恥崎嶇於小逕。希優游於大乘。笑止息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但開士萬行。戒善爲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宮室。必因基址。徒架虛空。終不成立。弗撥庸懷。抑又聞之。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吾將安仰。誠復釋迦能仁。本爲和尚。文殊師利。寘作闍黎。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薩陀波崙罄髓於無竭。善財童子。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敢爲臆說。深信佛語。聿遵明導。天台智顗禪師

佛法龍象童眞出家戒珠圓淨年將耳順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挹盛風名稱普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遥注命檝遠延每畏緣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卽銷煩惱謹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總管金城設千僧蔬飯敬屈禪師受菩薩戒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親奉極以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弟子卽日

有罪障業。生生世世。還生佛家。如日月燈明之八王子、如大通智勝十六沙彌眷屬、因緣法成、等侶俱出、有流到無爲地平均、六度恬和、四等衆生無盡度脫、不窮。結僧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博遠如法界、究竟若虛空。具足成就。皆滿願海、楊廣和南

天台建功德發願疏

菩薩戒弟子總持和南十方三世諸佛一切尊法三乘聖衆上界天僊龍神他心道眼護持應

硯叆塞虛空無量幽顯、切聞諸佛菩薩、不捨本誓爲天人師拔濟含識、式令和南閻黎代作宗範。引接後來、與佛無異、資敬之重、具在經律、不有明導、豈濟苦海、匪報厚德、豈收福田、遺行可追、謹依佛語菩薩戒先師天台智者來踰剡嶺、遷化石城、初聞訃至、哀情摧慟、敬惟勝行、逾滿煕連、佛許臨終、自說所得、今聞侍者所書、巨有異相、稱吾位居五品、弟子事在法華。十住信心文具瓔珞、於是空聲異響、徧滿山房、索披大衣

云觀音來至、驗知入決定聚、面覩彌陀、靜攝遷
神、安坐身證、久移晦朔、容相儼然、斯蓋無量刧
來、檀慧具足、深護佛法、發起羣生、非無顯晦出
沒、其孰能於此歟、有始有終者、其惟聖人乎、設
以辯才千萬、偈讚師福慧、終不能盡、夏初遣信
到山、期法歲竟迎接、僧臘既滿、尚疑谿谷毒厲、
意取氣交霜雪、杯度鏡水、及届剡下、便承卧病
豈言信次、騰神淨域、遂不獲重音容、再諮法味、
維摩義疏、蘊而莫宣、良由宿障根深、致違心契、

已悔於前，須補於後，近於此州禪衆舊居，雖仰為設會，并就天台指畫之地，則造寺塔，而於彼山頭陀之處，未護重修，今寅覽別書，囑寄佛法，不思議事，感歎銘衿，無已之誠，今遣往於佛隴峰頂集衆結齋，願承三寶之力，速達西方，智者證知淨土，記菊生生世世，長為大師弟子，未得佛前，早相度脫，不棄緣感，弘到菩提，并乞衆力為弟子懺悔，自從無明住地以來，至于今日，恒沙惑障，煩惱迷昏，五蓋十纏，輪迴界內，八萬四

千座勞增長。願憑積慶及茲功德、衆罪霜露、慧日消除、衆善普會、法雨洋溢。神通道力照護皇家、寶祚靈長、覃被億兆、開皇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敬靈龕疏

維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庚寅菩薩戒弟子皇太子總持和南、敬告天台山寺先師智者。全身舍利。靈龕之座。粵竊聞民生在三。事之如一、皆資聖範。能遂賢功。顏回不值宣尼、豈降殆庶、尹喜不逢老氏、安致長齡、況乎乘

般若之舟，望菩提之岸，弗有明導，豈至寶所，復因信俱，次法城所謂自利利他人，我兼利師，及弟子智斷具足，抑又聞曰，疎傳告老，太子贈以黃金，桓師退辭，家庭陳於喪服，斯並有爲方內。少用報恩，豈臻無際空表，盡酬師力，弟子宿植德本，早承道教，身戒心慧，蒙瑩明珠，早穗寒菱盡沾甘露，雖復時流歲永，生滅不追，行住坐卧伏膺如在，爰以景昧，謬齒元良，守器非才，昇離多慚，復奉明詔，攝襲經作伯，暫輟監撫，還省宸方

瞻望天台有如地踊僧使續來龕瑞重疊多寶妙塔如意分身玉毫金光分背破暗應念彈指自室空聲有一於此已稱靈顯四者難并豈非希有自曇光坐滅之後道猷身證以來與公飛錫所不能稱靈運山居未有斯事盛矣哉是我大師證道之基趾也至矣哉是我良田之報歲也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經稱知恩報恩諸佛皆爾近歲雖遵誡約脩搆祇桓多慚布金止因山宗庶同心淨域勝土莊嚴幸僧衆無虧慮

脩不鈌冥力深扶人功多愧今遣員外散騎侍郎兼通事舍人張乾威送僧使灌頂等還山於寺設會稽首接足十方三世一切三寶無量幽顯現前大衆以此功德仰資先師智者早證正覺具如臨終證現以生安養頃來留瑞久現彌陀踵武觀音連衡大勢回眸東視不捨娑婆轉睇南閻彌憐震旦滄溟巨海尚不讓於涓流嵩華峻極安苟排於微壒敢陳薄供願垂攝受當使無邊法身盡承甘露無量化影咸進醍醐涅

盤餐之不可窮般若味之不可竭盡我念力遵我師道消我煩惱滿我誓願現在未來長慧提拔家國眷屬俱入大乘密往潛來恒垂影響塵勞障累消除隱塞究竟等虛空圓滿如法界斯則大師勝力諸佛荷擔弟子含慈出如來藏無離文字以求解脫文字之性卽解脫也不着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不可依

設齋願疏

菩薩戒弟子皇太子總持和南十方三世法佛報佛應佛法身應身化身諸佛所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佛常法常比邱僧常世間皆空而實不空諸佛妙有而實不有不有而有不空而空至寂恬然始名至樂凡情弊報皆生極苦迷之者則生盲皓首得之者則罔象玄珠弟子幸憑勝緣微因宿種方便智度生在佛家至尊皇后慈仁胎教有八王子日月燈明之恩十六沙彌大通智勝之勗加以昔涖淮海欽尚

稱門先師天台智者顗禪師。膺請江都。授菩薩
戒。由是開悟。歸憑有在。而夢楹託諷。梁木先頹。
合掌安禪。端坐示滅。于今數載。儼然若思。適現
儀形。續放光燄。彈指之聲。震于龕室。僧使報述
遐邇聳踊。皆由佛法僧力。感應相關。汲引含靈
故現斯瑞。肅奉明詔。暫輟監國。巡慰淮揚。銜顧
毗黎。思報佛恩。少酬師道。以今大隋仁壽元年
歲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謹遣員外散騎侍郎
通事舍人張乾威到天台山寺。敬設蔬飯。雖調

八水多漸百味庶同純陀之末供有如淨名之遙請色香細軟徧滿十方歡喜甘餐甯唯百億天偃龍神並希雲布任持世界盡望星羅以智者之分身納師資之攝受經稱信為能入智為能度願消甘露咸濟苦海應變穢土通同淨國天覆地載長轉金輪七廟六宗永安玉座本支百世紹隆萬紀男女緇素皆染大乘水陸空行咸知佛性須彌入於芥子未足成難食頃猶如巨刼曷以為怪井蛙不識江海蚑蜫安知鵬翼

以我今懺，竝乞氷消，以我今誠，皆入願海，發菩提心，徧在諸物，菩提心者卽是佛心，下度衆生，上求佛果，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以無所得卽菩提心無所得卽是得，無所得得稽首歸命十方三寶，



樂府

飲馬長城窟行示從征羣臣 以下五言

肅肅秋風起、悠悠行萬里、萬里何所行、橫漠築長城、豈台小子智、先聖之所營、樹茲萬世策、安此億兆生、詎敢憚焦思、高枕於上京、兩河秉武節、千里捲戎旌、山川互出沒、原野窮超忽、摐金止行陣、鳴鼓興士卒、千乘萬騎動、飲馬長城窟、秋昏塞外雲、霧暗關山月、緣巖驛馬上、乘空烟火發、借問長城侯、單于入朝謁、濁氣靜天山、晨

光照高闕、釋兵仍振旅、要荒事方舉、飲至告言旋、功歸清廟前、

白馬篇

文苑英華作煬帝、樂府作孔稚圭、案詩中多叙征遼之事、當以英華爲正、稚圭別有二篇

白馬金貝裝、横行遼水傍、問是誰家子、宿衛羽林郎、文犀六屬鎧、寶劒七星光、山虛弓響徹、地迥角聲長、宛河推勇氣、隴蜀擅威强、輪臺受降虜、高闕剪名王、射熊入飛觀、校獵下長楊、英名

撥衛霍管簇茂平艮島夷時失禮卉服犯邊疆徵兵集薊北輕騎出漁陽進軍隨日暈挑戰逐星芒陣移龍勢動營開虎翼張衝冠入死地攘臂越金湯塵飛戰鼓急風交征旆揚轉鬪平華地追奔掃鬼方本持身許國況復武功彰會令千載後流譽滿旂常

步虛詞二首

洞府凝玄液靈山體自然俯臨滄海島回出大羅天八行分寶樹十丈散芳蓮懸居燭日月天

步役風烟躡記書金簡、乘空誦玉篇、冠法二儀立、珮帶五星連、瓊軒轢甘露、瑜井挹膏泉、南巢息雲馬、東海戲桑田、回旗遊八極、飛輪入九玄、高蹈虛無外、天地乃齊年、總轡行無極、相推淩太虛、翠霞承鳳輦、碧霧翼龍輿、輕舉金臺上、高會玉林墟、朝遊度圓海、夕宴下方諸、

春江花月夜二首

晉書樂志曰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并陳後主所作後主常與宮中女學士及朝

臣相和爲詩太常令何胥又善
文詠採其尤艷麗者以爲此曲

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玉臺作共

夜露含花氣春潭瀁月暉漢水逢遊女湘川值兩妃

錦石擣流黃二首

漢使出燕然愁閨夜不眠易製殘燈下鳴砧秋月前

今夜長城下雲昏月應暗誰見倡樓前心悲不

成修、

喜春遊歌二首

禁苑百花新、佳期遊上春、輕身趙皇后、歌曲李
夫人、

步緩知無力、臉曼動餘嬌、錦袖淮南舞、寶袜楚
宮腰、

江都宮樂歌 以下七言

揚州舊處可淹留、臺榭高明復好遊、風亭芳樹
迎早夏、長皐麥隴送餘秋、淥潭桂檝浮青雀、果

下金鞍躍紫騮、綠觴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州

泛龍舟

唐書樂志曰泛龍舟隋煬帝江都宫作

舳艫千里泛歸舟、言旋舊鎮下揚州、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六轡聊停御百丈、暫罷開山歌棹謳、詎似江東掌間地、獨自稱言鑑裏遊

四時白紵歌二首

東宮春

洛陽城邊朝日暉、天淵池前春燕歸含露桃花開未飛、臨風楊柳自依依、小苑花紅洛水綠清歌宛轉繁絃促、長袖逶迤動珠玉、千年萬歲陽春曲、

江都夏

黃梅雨細麥秋輕楓樹蕭蕭江水平飛樓綺觀軒若驚花簟羅幃當夜清菱潭落日雙鳧舫綠水紅妝兩搖漾還似扶桑碧海上誰一作詎肯空

歌採蓮唱

紀遼東二首　　譙言

隋書曰大業八年煬帝伐高麗度遼水大戰於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

遼東海北剪長鯨風雲萬里清方當銷鋒散馬牛旋師宴鎬京前歌後舞振軍威飲至解戎衣判不徒行萬里去空道五原歸

秉旄仗節定遼東俘馘變夷風清歌凱捷九都水歸宴雒陽宮策功行賞不淹留全軍藉智謀詎似南宮復道上先封雍齒侯



詩

冬至乾陽殿受朝

北陸玄冬盛南至晷漏長端拱朝萬國守文繼百王至德慙日用治道愧時康新邑建嵩岳雙闕臨洛陽圭景正八表道路均四方碧空霜華淨朱庭皎日光纓珮既濟濟鐘鼓何鍠鍠文戟翊高殿采眊分脩廊元首乏明哲股肱貴惟良舟檝行有寄庶此王化昌

雲中受突厥王朝宴席賦

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回、氊帷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氊肉韋韝獻酒杯。如何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宴東堂

雨罷春光潤、日落暝霞暉、海榴舒欲盡、山櫻開未飛、清音出歌扇、浮香飄一作颻舞衣、翠帳全臨戶、金屏半隱扉、風花意無極、芳樹曉禽歸

賜史祥

北史曰、煬帝即位、漢王作亂、遣其將綦毋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

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于河陰
公理屯兵河陽城內以備祥祥簡精鋭于
下流潛度擊公理大破之東趣黎陽綦母
良棄軍走其衆大潰進位上大將軍轉太
僕卿帝
賜祥詩

伯奭朝繼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
知今早劚勁草質久有菁淮心掃逆黎山外振
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

賜牛弘

北史曰煬帝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
有答及嗣位賜弘詩云云其同被賜詩者
至于文辭贊
揚無如弘美

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弓、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彛倫欣有序、垂拱事端居、

賜諸葛潁

隋書本傳曰、煬帝卽位、遷潁著作郎、甚見親待、帝嘗賜潁詩、其卒章曰、

黎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

早渡淮

平淮旣淼淼、曉霧復霏霏、淮甸未分色、泱漭共

反照晴霞轉孤嶼、錦帆出長圻、潮魚時躍浪、沙禽鳴欲飛、會待高秋晚、愁因逝水歸、

臨渭源

西征乃屆此、山路亦悠悠、地幹紀靈異、同穴吐洪流、濫觴何足擬、浮槎難可儔、驚波鳴澗石、澄岸瀉巖樓、滔滔下狄縣、淼淼肆神州、長林嘯白獸、雲徑想青牛、風歸花葉散、日舉烟霧收、直爲求人隱、非窮轍迹遊、

還京師

東都禮儀舉、西京冠蓋歸、是月春之季、花柳相依依、雲蹕清馳道、雕輦御晨暉、嘹亮鐃笳奏、葳蕤旌旆飛、後乘趨文雅、前驅厲武威、

拾舟登陸示慧日道場玉清玄壇德衆

天淨宿雲卷。日舉長川且。颸灑林花落。透迤風散柳。孤鶴近追群。啼鶯遠相喚。蓮舟水處盡。畫輪途始半。江漣各自遥、東西並興歎。巳熏禪慧力、復藉金丹操、有異三川遊、會非四門觀、於焉履玅道、超然登彼岸、

謁方山靈巖寺

梵宮旣隱隱、靈岫亦沈沈、平郊送晩日、高峯落遠陰、迴旛飛曙嶺、踈鐘響晝林、蟬鳴秋氣近、泉吐石溪深、抗迹禪枝地、發念菩提心、

月夜觀星

團團素月淨、翛翛夕景清、谷泉驚暗石、松風動夜聲、披衣出荊戸、躡履步山楹、欣覩明堂亮、喜見泰階平、觜參猶可識、牛女尚分明、更移斗柄轉、夜久天河橫、徘徊不能寐、參差幾種情、

季秋觀海

孟軻敘遊聖、枚乘說瘉疾、逖聽乃前聞、臨深驗茲日、浮天迥無岸、含靈固非一、委輸百谷歸、朝宗萬川溢、分城（一作空）碧霧晴、連洲彩雲密、欣同夫子觀、深愧玄虛筆、

望海

碧海雖欣矚、金臺空有聞、遠水翻如岸、遥山倒似雲、斷濤還共合、連浪或時分、馴鷗舊可狎、弃木足爲羣、方知小姑射、誰復語臨汾、

詠鷹

遷朔欲之衡，忽投尉羅裏，旣以羈華絆，仍持獻君子，青骹固絶儔，素羽誠難擬，深目表茲稱，闊臆斯爲美，鷙獸不及奔，猜禽無暇起，雖蒙韝上榮，無復凌雲志。

獻歲讌宮臣

三元建上京，六佾宴吳城，朱庭容衛肅，青天春氣明，朝光動劍縧，長階分珮聲，酒闌鐘磬息，欣觀禮樂成。

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燈夜升南樓

法輪天上轉、梵語天上來、燈樹千光照、花鐵七枝開、月影疑流水、春風含夜梅、旛動黃金地、鐘發琉璃臺、

晩春

洛陽春稍晩、四望滿春暉、楊葉行將暗、桃花落未稀、窺簷燕爭入、穿林鳥亂飛、唯當關塞者、溽露方霑衣、

悲秋

去年秋始去今年秋復來露濃山氣冷風急蟬聲哀鳥擊初移樹魚寒欲隱苔斷霧時通日殘雲尚作雷

冬夜

不覺歲將盡已復入長安月影含冰凍風聲凄夜寒江海波濤壯崤潼坂險難無由寄飛翼徒欲動和鑾

夏日臨江

夏潭蔭脩竹高岸坐長楓日落滄江靜雲散遠

山空鷺飛林外白蓮開水上紅逍遥有餘興悵
望情不終
北鄉古松樹
古松惟一樹森竦詎成林獨留塵尾影猶横偃
蓋陰雲來聚雲色風度雜風音孤生小庭裏尚
表歲寒心
賜守宮女
隋遺錄曰帝將幸江都東都宮女半不隨
駕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煩大駕願擇
將征之帝意不回因戲飛
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

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拾遺作經年。

持檝篇賜吳絳仙

帝幸江都，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每舟擇妙麗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檝，號殿脚女，中吳絳仙者，柔麗不與羣輩齒，因有寵於帝，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因吟持檝篇賜之。

舊曲歌桃葉。新妝艷落梅。將身倚輕檝。知是渡江來。

贈張麗華

帝昏湎、往往爲妖祟所惑、嘗遊吳公宅雞臺、與陳後主相遇、後主侍女數十許、中一人迥美、帝屢目之、後主云此卽麗華也、帝與後主復詩十數篇、麗華求帝一章、帝操觚、麗華捧侍、赧然不懌、

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個好相知、此或僞筆

憶韓俊娥二首

帝在廣陵、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蕭妃誣罪去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東南二柱、

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爲

不信長相憶，絲從鬢裏生，閒來倚樓立，相望幾

含情，

幸江都作

隋書五行志曰，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長
樂宮，飲酒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徒
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咏，
帝泣下霑襟，侍御者莫不欷歔，帝因幸江
都，復作五言詩云云，帝以三月被弒，即遣
春之應也，是年盜賊蜂起，道路隔絕，帝遂
無還心，復夢二豎子歌曰，去亦死，住亦死，
未若乘船渡江水，由是築宮丹陽，將居焉，
功未就
而被弒

求歸不得去、眞成遭個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

嘲羅羅以下七言

帝常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羅畏蕭妃、不敢迎帝、帝嘲之、

個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顱簇小蛾、幸好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

鳳艒歌

廣五行志曰、隋煬帝三月三日江上作鳳艒歌、乃唐興之兆、

三月三日向江頭、正見鯉魚波上游、意欲垂鈎

行拆取恐是蛟龍還復休。

迷樓歌

帝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夜歌。帝披衣起聽。召問之。云孰使汝歌也。女自爲之邪。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曰道途兒童。多唱此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因索酒自歌。

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變紅輝。

效劉孝綽憶詩二首 以下雜言

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妝仍索伴。解珮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沈水未成灰。

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㥷香黛殘。枕隱金釵梟
笑動上林中。除却司晨鳥。

本紀

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麼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在周以高祖勳封鴈門郡公開皇元年立爲晋王拜柱國并州總管時年十三尋授武衛大將軍進位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大將軍如故高祖令項城公歆安道公才李徹輔導之上好學善屬文沈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和

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絶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妓善之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六年轉淮南道行臺尚書令其年徵拜雍州牧内史令八月冬大舉伐陳以上爲行軍元帥及陳平執陳湘州刺史施文慶散騎常侍沈客卿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以其邪佞有害於民斬

之右闕下。以謝三吳。於是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進位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復拜并州總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亂徙上爲揚州總管鎮江都每歲一朝高祖之祠太山也領武侯大將軍明年歸藩後數載突厥寇邊復爲行軍元帥出靈武無虜而還及太子勇廢立上爲皇太子是月當受册高祖曰吾以大興公成帝業令上出舍大興縣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

餘曰、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是後高祖每避暑仁壽宮、恒令上監國、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於仁壽宮、

初上自以藩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入宮

抑皆誅於獻后、楊素等因機構扇、遂成廢立、自
高祖大漸、暨諒闇之中、烝淫無度、山陵始就、即
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
皇漢武之事乃盛治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
分使絕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
擊之、盛興屯田於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戶
益市武馬、匹直十餘萬、富疆坐是凍餒者十家
而九、帝性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每之一
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焉、求

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爲獻食豐肉者進擢疏儉者獲罪姦吏侵漁內外虛竭頭會箕歛人不聊生于時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寃屈不治奏請罕決又猜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族滅之故高熲賀若弼先皇心膂參謀帷幄張衡李金才藩邸惟舊績著經綸或惡其直道或嗇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刎頸之誅其餘事君盡禮謇謇匪躬無辜無罪橫受夷戮者不可勝紀

賣刑兒素賄貨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軍
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人饑相食
邑落爲墟上不之恤也東西遊幸靡有定居每
以供費不給逆收數年之賦所至唯與后宮流
連沈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醜言又
引少年令與宮人穢亂不軌不遜以爲娛樂區
宇之内盜賊蜂起劫掠從官屠陷城邑近臣互
相掩蔽隱賊數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大
被詰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亡相

繼戰士盡力必不加賞百姓無辜咸受屠戮黎
庶憤怨天下土崩至於就擒而猶未之寤也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
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
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
登儲兩踐岐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
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
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强之
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

其性才矜己傲很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勦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

越、姦宄乘釁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不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八九焉、於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羣、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爲麋鹿之場、悽悽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爲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

下莫匪仇讐、左右之人皆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絶、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祅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

隋煬帝集卷全終



